



萬載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上

古之地志無所謂藝文也自太平寰宇記於人物外偶及藝文遂爲州縣志之濫觴於是篇繁帙冗詞章居半私著之登幾同總集識者誥之然藝文亦有不可闕者若其有關山川風物營建廢興名賢遺蹟自宜采登以備參考茲志所錄以是爲斷合斯例者雖前志未及載而先達所流傳或見於前賢名集中悉采摭補入其舊志感遇詠懷諸作以無關本邑事實雖先達名篇概從芟蕪若乃本邑時賢不乏佳製尙俟論定未敢泛登也撰藝文志

表

謝封康樂侯表

宋謝靈運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威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大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迺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澤洽往德恩覃來允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阨弱所當承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

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雷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

罔知所由 采謝康樂集補

奏疏

劾石亨疏

明侍郎郭瑾 邑進士

謹奏爲糾劾事臣忝司刑不容縱奸竊照武清公石亨者起自布衣遭逢盛世托以股肱授以兵柄第宅富擬於王宮金帛疊出於內帑寵榮罕比際遇非常爲石亨者正宜披肝摠膽竭尺寸之微勞委身忘家圖萬一之補報豈期本官貌若謙恭而心實狡詐言似忠懇而行實乖違賄賂之門大開奔

競之風盛起無功之人妄報有功而當陞無才之徒僞舉有才而可用子姪食祿者數十餘人親隸居官者百千餘輩布列要路擠排善良中外寒心縉紳側目潛構指揮鄒叔彝來私宅而講論天文擅差指揮盧昭往河南而辦理家事差人出入邊關而不敢阻擋用勢占種官田而莫敢誰何與販木植於山西而貪得無厭寄養馬騾於邊衛而擾害多端罪惡貫盈法典難宥若朝廷不加斧鉞之誅則奸臣益肆跋扈之心臣亦不忍同朝而坐視其奸也伏望皇上處以大公斷以大義防微杜漸據法行刑乞將本官拏赴法司明正其罪以懲奸欺則臣民幸甚天下幸甚

按明代九卿傳本內有郭邦器先生傳並載官給諫時條陳六事較諸採訪所錄尤足傳信今九卿傳無從購鈔故仍存此

請籌兵餉疏

明巡按周燦進士

題爲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却敵外無救援內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剝膚矣此時急作門庭之計上自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

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
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爲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
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寧但西江之患南則百粵入閩東
則祁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西江卽所以守閩粵守
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一萬分布萍鄉萬載
永新三路統以遊擊二員不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角
犄互壯聲援賊往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
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
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湊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
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

總爲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
爲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爲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爲有用亦不
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吸安危可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
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
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準臣等所奏或募或
調湊兵一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
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二員一切廩餼
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額容臣等與地方
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
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

之急著也

采府志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周燦

題爲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渙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卽具有地方兵荒情形一疏爾時適獻正盤踞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卽不然而固守岳州與九江互相犄角猶可感賊使飢疲而遁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贛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

二臣慷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爲皇上鞏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二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勅兩廣督臣及閩粵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爲進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窮蹙授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不繇賊之善攻而繇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逐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臣更鯁鯁有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

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爲賊而吾國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眞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狎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能蠲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子粒以還民間庶可留溝壑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屋方殷顧爲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卽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尚忍言哉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爲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敬陳聞見疏 時官河南道御史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爲敬陳聞見仰祈

聖鑒事竊維州縣爲親民之官官廉明則政清而民服我

皇上肅清吏治慎簡賢良凡方面大員固多奉法兢兢潔已率屬

而州縣每有不能嚴防吏役勉飭清操者 臣 籍隸江西職忝

言官謹就告養回籍後見聞所及敬爲我

聖主陳之 一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宜禁也查書吏中惟庫吏尤

與官親近錢糧多經其手凡官未到任以前駐省既久資用

必乏輒有黠吏貸與多金先行結納官感其惠到任後卽令

承充庫吏從此有求必應招權納賄難保其無所有一切翫

法侵帑情弊必由於此 一差役橫拏平民宜懲也查州縣

中有差役串商家人出票拏人私押班房者往往並無原告

祇係差役捏名報賭而所拏數十人多係農人力耕起家並不解賭或乘農忙之際或當除夕之前沿村訛詐強取穀石牲畜充伊飯費及僱轎之費甚至生員亦被毆辱又有因路斃無名男子卽借命案爲名妄拏平民輒逾數里及十里外凡小民殷實之家指爲鄰佑管押取錢者此等均宜痛懲一保甲捕緝宜整頓也查保甲以稽察奸宄捕緝以嚴緝盜賊二者相爲表裏今州縣各鄉設有保正並不挨查煙戶至有豪猾窩藏竊匪往往農民夜失牛隻曉尋踪跡輒在其家而窩戶公然苛勒事主贖錢始還原贓者鄰里畏懼不敢舉發互相容隱保甲之廢可想至於捕役一項臣回籍十年每

聞各村莊屢有被竊之案並不聞有緝獲追贖之事而捕役多鮮衣肥澤其爲叅賊縱弛可知一夫員過境供應宜省也查督撫司道俸入優厚旅費一切諒能自給原不必州縣供應今州縣於他省大員過境沿途皆有傳片知會遞辦供應至大員之家眷人等分作二三次到者州縣亦一體供給取媚他境如此其在本省管轄上司尤不待言一衙署不宜攜帶多人也查大小官員簞簋自飭均宜儉以養廉若食指繁多焉能成儉今州縣署中家眷官親幕友家丁廚役人等竟有多至八九十人及百數人者養廉所入焉能供給若非侵挪庫項必係濫取於民一家丁挈眷外駐非宜也查

外省各員隨帶家丁原宜在署服役今州縣中有總家丁在民間租房娶妻并久駐者迎親之日宴席盛設至有紳士希其奧援書寫對聯具送賀儀并挈伴冠服往賀殊爲乖廉恥之風長招搖之路 一吏胥服色宜辨也臣查京城及各省衙門在官人役服色俱止用元青而江西省州縣吏胥竟多有用紅青者至宜春萬載二縣近數年來諸捕快皂班莫不狐裘黃黃袍褂均用細毛以致皮貨爲之騰貴至有周身表裏俱係綢緞此皆朘削民膏所致宜加裁抑使知斂戢 以上數條皆臣見聞所及不揣冒昧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所屬州縣凡有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橫拏平民以及保甲隱奸捕緝縱賊并州縣供應過境大吏浮費隨官人數過多家丁在外租駐民房吏胥服色踰制者均嚴行禁止違者察辦則政體益肅而閭閻益安矣再各省設立學官月課久不舉行有師生之名而無訓誨之實士習文風更難望其整飭所關非淺請宜

勅下各省學政實心董率以昭風厲而崇教化臣管窺愚見是否有當謹奏

請飭查詳審以杜徇庇疏

時官掌四川道御史

辛從益

爲請

旨飭查詳審以杜徇庇事伏查長蘆掣鹽法碼加增餉兩滋弊一

案欽奉

諭旨查有圻等八綱總均著解任質審其校兌法碼之工部主事黃遐年前任戶部郎中現任天津府知府張大維均著解任歸案質審欽此仰見我

皇上肅清鹽政釐剔弊源務歸確實至意臣伏思此案法碼之弊

無論在部在商既經奉

旨審辨則工部鑄造時凡經手校兌之員俱應解任質審臣風聞

大學士勒保之子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英奎當鑄造法碼時伊即在工部為司員掌印監造則英奎自應解任質審乃英奎既未經

奏請解任而勒保隨同王大臣審辦此案亦未聲請迴避頗滋外議恐難保無瞻徇情事似應請

旨飭查將英奎一體解任俟黃遐年張大維到案時一并交部質審并令勒保將因何不聲請迴避之處明白回

奏臣又思法碼鑄造雖由工部其鑄前定式及鑄後頒發必由

戶部此次查出私增勛兩若係工部果有弊混則戶部亦不能無弊其戶部經手之員似不便承審此案自應一體迴避

臣風聞派出承審司員係戶部司官瑞弼及寬寧此二人皆

曾任戶部山東司查山東司係鹽課專管其法碼定式必由

該司校發而寬寧於十二年鑄造法碼時即已任山東司掌

印郎中今此案卽係二人承審亦難保無扶同迴護似應請
旨將此案

勅交王大臣另派司員秉公詳審以成信讞臣愚昧之見未知是

否謹奏

請申明囤積之禁以昭平允疏時官巡視東城掌四川道御史辛從益

爲請申明囤積之禁以昭平允事竊惟米商固慮其居奇糧
食亦資其轉運米鋪之盈虛亦閭閻生計所關也况京城爲
四方士民雲集輻輳之區尤宜使米糧流行民食充足臣伏
查例載五城各鋪戶所存米麥雜糧等項每種不得過一百
六十石逾數囤積居奇者照違

制律治罪又載若非囤積居奇係流通糶賣者無論米石多寡
俱聽其自便不在定限一百六十石之例於立限嚴防之中
寓揆情變通之意務使商民兩便法良善也竊見五月內步
軍統領衙門奏拏獲私販米石及鋪戶囤積米石過多之案
業經奉

旨交部審訊并准將查出之米總數一萬三千餘石交五城減價
糶賣仰見我

皇上廣裕民食嚴抑奸商之至意臣伏思步軍統領衙門所奏之
各鋪戶有囤積而兼包送私運者有未包送私運而但囤積
者有雖逾一百六十石之限而按之定例未可概指爲囤積

者既難一律科罪况查所開各鋪戶米數有未至一百六十石亦指爲囤積者如西直門義盛之一百五十石零聚成之一百四十九石零慶長鋪之七十六石零裕源鋪之五十九石零皆米數未滿例限又並無包送情節乃一概指爲囤積奏請入官似與定例不符且京城各處米鋪甚多其存貯米數過一百六十石者正復不少何獨於廣渠西直東便三門之鋪戶米數未滿例限者轉指爲囤積概請入官糶賣若以該三門曾有包送米石及賣米出城之鋪遂將凡在三門附近者所囤米數無論多寡并無論會否包送概請入官則玉石不分恐亦未爲平允請

旨勅下刑部訊明各鋪戶如實係包送販運米石出城及知情賣米出城者無論所存米數多少概行入官變賣以儆奸商若未經包送及知情賣米出城者仍查照百六十石限定例訊明是否囤積現在流通糶賣與否分別辦理若既無包送情弊所存米石又不滿例限者奏請省釋免其入官庶平允昭而定例符矣臣又伏思行貨曰商居貨曰賈市賈廣囤貨物勢所必然今米商既經開鋪糶賣其所儲之米原非倉卒可盡縱使存儲米數累至千百餘石囤多賣少亦無不自命爲流通糶賣者其如何方爲流通而非囤積之處請

旨飭交戶部詳爲區別明定規條曉諭各鋪戶使咸知警惕遵守

卽審案亦易於判決臣又風聞各城門兵弁近因拏獲運米出城之案查禁甚嚴至有城外貧民入城買米不獲攜升斗以出者懲美吹壘未免過當請

旨勅下步軍統領衙門轉飭各城守遵照十五年御史與奎奏准之例凡細米一石以內聽其出城不得禁止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窮黎一視同仁至意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奏

請飭督撫勿延擱賊報疏

時官掌河南道御史

辛從益

爲請飭督撫勿延擱賊報事竊維邪匪猖獗固由州縣平時不能弭賊臨時又不行早報所致然亦有地方已經稟報而督撫過於持重不卽發兵掩捕者聞昔川楚邪匪滋事之前

有州縣曾經稟報上司而上司斥爲不曉事體因令其留省閒住不遣回任於是州縣相率諱盜不報以致賊匪滋熾卽如今年邪匪滋事肇於山東之金鄉縣臣風聞該縣紳士於

六月間以邪匪聚眾密揭教官教官詳稟學臣張鵬展其時

金鄉縣令在省辦案聞風恇懼經學臣詳問該縣情形屬實

卽飛咨撫臣同興比撫臣會商時猶以教官黨護秀才挾嫌

捏控爲疑未肯卽行遣捕經學臣力爭以爲此事勢無兩立

如果係邪匪聚眾謀逆豈可不辦倘並無此事而紳士挾嫌

教官黨護則應治紳士教官以誣良之罪撫臣同興感悟乃

允發吏卒掩捕因得究出首逆林清藏伏附京近地得以迅

速查辦是該撫當該縣教官稟報時尙無捕賊之意反疑地方教官紳士爲誣告若非張鵬展力爭則金鄉已難保無滑縣之事幸同興終能舍己從善耳其初見則未免過於持重也臣恐各省督撫遇地方報賊之案遲疑不決以致坐失事機者不少夫百姓食毛踐土世荷

聖朝覆載生成之恩聞有邪氛孰不思告官捕緝以安桑梓惟是民望官以捕賊而官又望上司之助其捕賊若督撫聞報遲疑不發甚至斥州縣爲不曉事紳士爲挾嫌則州縣自審兵微力薄上司不爲救應恐轉誣以激變良民之罪於是雖有賊匪而不敢輕捕并不敢輕報良民知官之不肯捕賊也雖

報賊而地方或指爲誣良轉恐與賊匪結讐遭其荼毒亦孰敢輕於首告乎是養癰貽患雖州縣諱盜之罪亦或由督撫有以致之臣伏思賊匪起事之初黨羽必少地方官一有所聞速行掩捕自可一網盡獲縱其中或有冤誣不難於鞫訊時分別開釋亦何必過於持重以致釀成大害如上年江西龍泉縣邪教滋事撫臣先福聞報卽帶兵立時撲滅所誅人數無多而邪匪立淨此督撫聞報逮捕之效也今言事者多以諱盜爲州縣罪臣愚以爲州縣諱盜不報上司之叅劾尙易而督撫聞報遲疑下情之仰達爲難今三省仰屋

肝宵指示諸將連獲勝仗殲戮賊匪幾盡賊無蔓延誠天下蒼生

之福惟是善後之策不厭周詳請

旨特飭督撫嗣後遇州縣有邪匪聚衆之報卽一面飭令該州縣速發吏卒或移會鄰縣掩捕一面卽帶兵相視情形馳赴策應勿得過於持重遲疑不發如此則州縣易於捕賊百姓易於首賊矣加以修武備嚴保甲廣教化勿有名無實毋始勤終怠化莠安良庶邪匪無所潛踪而百姓安居樂業億萬年永享昇平之福

臣賦性樸昧職忝言官不能仰裨

國家萬一然不敢不竭愚忱謹奏

請飭督撫詳慎甄別疏

時官掌河南道御史

辛從益

爲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事近奉

上諭外任官員較之京員職守尤專著通諭各督撫先將所屬藩臬兩司詳加察核其道府州縣丞倅佐貳以及候補人員著各督撫督率藩臬兩司公同甄別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至意

臣

竊惟國家設立督撫卽古者咨牧分伯之

義責任綦重天下廣輪之大州縣之衆吏治之賢否得失豈能一一周知故於封疆大臣寄之耳目俾藩司以下聽其舉劾以爲黜陟今欲澄汰衰庸非督撫之責而誰臣伏思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皇上洞鑒至督撫所居距京師千里或數千里地方所轄遼遠文

武歸其統屬司道以下平日鞠躬屏息唯唯聽命至於州縣職分卑微其中縱有枉抑下情未易上達若果係公忠爲國明政體達時務之督撫則凡所甄別自係中正無私舉一人而屬吏知勸黜一人而屬吏知儆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任性乖張則必有夤緣奔競之徒請謁營求希免繁革恐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倖逃吏議也夫年力衰頹一望可知自難欺於衆目若夫才識之平庸與人品之卑庸則有未易悉者衰固宜黜庸尤宜黜倘其才識人品果庸或姑息養奸或遲延廢事或審斷迂謬或書役徇縱或希耽安逸或妄肆營求如

此之員年雖壯盛在所必黜倘其人年力雖老而志氣不衰辦事勤敏老成練達是固不可謂之庸亦不可謂之衰原不應入沙汰之例總在督撫公明簡別而已且督撫之好尙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矣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慝直之士爲庸迂矣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能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繁久懸不結錢糧之重宕延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於捕緝胥吏擾而不嚴於約束保甲廢弛好宥潛滋此宜加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鬪而

官辦不易江蘇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銷之鹽課倉庫之
 虧或由前任軍需之歲豈無分攤此宜存體卹者也一刁民
 上控而本官逮訊并人証牽連委員轉輾催提供億連月案
 未審而官已困矣加以大員過境餽送為勞家丁陋規婪索
 未免又或上司代人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囑薦幕友
 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為能員不
 能者則為庸吏矣倘以此而令加甄別其徇私任性不問可
 知其或自恃公正過為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叱州縣震恐
 駭汗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曰庸亦恐下情未通
 而所謂庸者非真庸也臣愚以為督撫大吏必先有公忠體
 國之心持廉法之大綱畧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
 民之實效揣時地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慎之
 心然後可以甄別人才恭惟我

皇上肅清吏治慎簡大僚各省督撫久在

聖明睿照之中諒無不公正廉明勉圖報稱惟是敬慎之心刻不
 可忘故書稱克艱孔子言為臣不易倘督撫自恃公正廉明
 而不加以敬慎則甄別之際必有流為徇私任性而不自覺
 者其在藩臬司道於督撫雖係屬員而接見常親已難保無
 愛憎之偏至於州縣以下微員尊卑潤絕甄別之際尤易任
 性夫能為天下生民黜庸吏者亦能為天下惜人才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甄別大小官員務存詳慎則吏治清而官無曠職亦無廢才

國家長收臂指之效海宇永享安謐之庥矣臣愚昧之見未知是否謹奏

請飭查兵丁橫拏平民子女疏時官吏科給事中辛從益

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近日凱撤兵丁帶有幼孩來京仰蒙

聖恩令伏臣查訊如係逆犯子孫交部查辦若平人子女令原帶回之官兵妥為收養仰見我

皇上仁至義盡體恤周摯之意臣伏思從逆子孫必須查明按律

辦理以彰國憲而快人心且使梟獍餘孽不致留遺近地以清首善之區典至肅也至平人子孫當兵燹之後蹂躪餘生經官兵招呼情願跟隨託命者勢所必有或係因官兵招呼而不敢不從者有之即使管兵大員紀律嚴明兵丁不致橫拏平民亦必有此二種若管兵大員相距稍遠兵丁等搜索村莊強拏平民子女恐難保其必無臣思此等幼孩尚非無著流民不過因兵馬匆促父母兄弟不能相保以致流離散失大兵已過各有村落宗黨可歸若地方安靜之後

皇上撫恤難民而此等幼孩之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不無悽惻可憫即或此等子女之父母兄弟俱已不存而伊祖宗廬

墓僅賴此一綫之延又不能歸里繼守亦屬可矜且幼孩年
穉無知跟隨倖生長成不無後悔况倥傯之際玉石難分其
中或有仕宦子孫逃散相從至於不延血食亦未可定臣仰
體

皇上訓諭周詳軫恤幼孩之心再四思維若查明非從逆子孫並
懇

天恩飭各詢明居址村落發交該地方官送歸本宗以延嗣續亦
可不至失所現在陝省軍功告竣若照此辦理亦免兵丁藉
口收養強拏平民子女之弊是否可行敬陳愚昧謹奏

請嚴搜檢正文體疏

時官吏科
給事中

辛從益

為請嚴搜檢以別真才禁浮雜以正文體仰祈

聖鑒事竊惟科目憑文取士文章之醇疵真偽即人才得失所關
也是以軋苗必刪而懷挾有禁近年以來京闈及外省辦考
各官未免意存寬厚不肯認真搜檢臣風聞各省鄉闈俱多
懷挾之弊士子有潛帶蠅頭細字小卷或場前預囑執事人
等帶藏闈中臨時密付並未經搜出者雖考官閱文至公而
此等懷挾之徒徼倖獲中亦難保其必無至於三場疊試用
規學養三場中尤重頭場四書文

功令以清真雅正為歸近來士子希圖詭遇往往搏撻僻書字句
以炫新奇不顧題義如去年鄉試各省取中之文其平正無

疵者固多而浮詭者亦不少如隱居以求其志三句題文有乘麟以理駕龍而游及金策書聖銀策書賢玉策書功等語於題殊爲廓落又如冉有曰既庶矣兩節題文抄用鸞子東門曰虛南門曰堦西門曰疵北門曰側又用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夏禹之時民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有二十三周成之時民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三等語雖出古書究於本題富教之義不切文體亦屬支離又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三句題文云昔武王克殷使閔天進招華之桂於太廟使伯邑考進陽木之蕞於羣廟使南宮達進九江之菑於祧廟按之題義俱爲漫溢且此數語未見所出

惟近人所刻典制文琳註釋中有之稱係出尚書大傳臣查

尚書大傳並無此語至於編造字句如山佩幾官水佩幾羽

詳深衣之度臣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見於玉藻

非深衣所有且左徵角右宮羽凡佩玉皆然不分山佩水佩

又如哲相滌山裳臣按哲相滌裳古無此事古者山龍繪於

衣並不在裳若斯之類不勝枚舉此臣所見闡墨刊行之文

也又如易經垂衣裳而天下治題文用東都賦盛三雍之上

儀一段查三雍宮名自漢朝黃帝堯舜時無之且原賦云盛

三雍之上儀修充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

而此文抄用因坊本注釋服字下有音匄二字遂悞認爲正

文連作爲縮書爲縮鋪鴻藻信景鑠揚將世廟五字截去又
如禮記韭曰豐本題抄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題文俱經
臣簽出此臣磨勘分卷所見之文也又近來士子爭效王廣
心尤侗之文臣查王尤文體最爲浮靡其運用故實往往換
字縮脚幾如唐人鷓鴣閣虬戶之澀體費人猜想究其意義實
爲膚淺是以

欽定本朝四書文概不收錄今乃復取而誦習摹倣之科名旣掇
效尤滋多遂成風尚於是有慕其浮藻腹笥不足以至如臣
所云剽取子史字句抄成蠅頭小本希圖懷挾或託人藏帶
倖中者臣思言爲心聲若故爲浮詭以希速售文體不正心

術可知矧又出於懷挾乎現屆會試之期天下人才萃於京
師請

旨預飭典試分校各官嚴裁僞體務歸清真雅正其穿貫經史書
卷紛綸者固宜取中亦必文從字順於題義實有發明至於
二三場體裁雖無妨稍寬然徵引經傳總期於本題有關并
請

旨預飭搜檢大臣於入場士子衣服器用嚴搜外凡場中一切先
進器具并運送夫役及書吏執事人等逐名搜檢又各考官
及監試提調副都統內外簾各官之跟役鋪陳等項均照定
例逐一驗明放入以免士子轉託藏帶之弊庶真才可得文

體正而士習端矣再向例鄉會試之年不准條陳科場事務

臣為掄才剔弊起見合併聲明謹奏

請飭查書吏婪索解員銀兩疏

時官吏科給事中

辛從益

為請嚴書吏濫索解員銀兩恭摺

奏聞仰祈

聖鑒事伏查本年三月間欽奉

上諭各省鞘銀解部自應隨到隨交若輾轉拖延難保不致滋弊
竇著步軍統領隨時密查餉鞘一經解到派員押送赴部呈報
勿令稽遲欽此乃近來餉銀到京雖經押送赴部而該部書吏
必向解員勒索多金方准交收近有福建詔安知縣鍾師唐

領解餉銀十萬兩來京於五月二十五日到部投文該部書
吏不肯收文謂每餉銀萬兩除應給飯銀及隨解常例外須
給伊私銀四百兩今官餉十萬兩除常例外應給伊私銀四
千兩方准交收鍾師唐無奈因

臣係同鄉向

臣告知

臣聞不

勝詫異竊意餉銀既經到部耳目衆多書吏豈能久行延擱
乃迄今日久該解員自派夫役晝夜守護不惟鞘銀未經兌
交并投文亦未肯收是雖經押送到部而吏不准收仍不能
隨到隨交且須晝夜防護刻刻不敢疏懈若非書吏人等實
有勒索情弊何延至十餘日之久並不收納該解員鍾師唐
之言似為可信鍾師唐又云除伊解餉外尚有惠安知縣鄭

銓領解頭批餉銀十萬兩於五月十六日到部在伊前十日迄今亦未收交亦因爭論私銀之故是該部書吏拖延濫索尤屬顯然臣伏思解員領解鞘銀水陸數千里搬運照護一切人夫供贍所費不貲到部時諒無不急公投交以卸專責豈能復堪書吏稽延婪索至四千兩之多除臣所知之鍾師唐鄭銓外并聞有江西廣東解到餉銀亦久未收交恐書吏向解員似此刁難訛索者正復不少殊爲大干法紀請

旨飭下該部嚴行查問如果屬實卽將該書吏奏交刑部究辦以懲貪詐臣又伏查收餉之事前經御史臣富勒禮奏准令該

部於收餉時知會江南道御史協同監收在案惟是鞘銀刊部與否御史豈能刻刻訪查若但俟收餉時有戶部監收知會始行稽查則未收之先該部書吏向解員一切婪索舞弊之處何由周知故事前則無從覺察事發則與有處分臣愚昧之見請

旨飭令各省嗣後解餉來京除備文送部外并備文送江南道御史令解餉官同時分投庶幾御史得以確知餉到日期行文查問稍有延擱卽行糾察則書吏人等不敢延緩需索抑臣思解員所以多被書吏訛詐者惟恐兌銀時伊等能高下其手捏報虧欠也查解員例有本省帶來部頒之法碼請

勅令監收各官兌銀時務必親自秉公校兌庶書吏人等不敢藉

以恐嚇取財矣臣爲慎重

帑項起見是否有當謹奏

劾章邱知縣掌責生監疏時官山東學政

辛從益

爲知縣掌責生監上司久延不結恭摺

奏仰祈

聖鑒事伏查學政全書地方官擅責生員聽學政糾叅又載有司
撻責生員視同齊民殊非恤士之意今後生員如果犯事情
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斥革後治以應得之罪又載生員所
犯有應戒飭者地方官會同教官將事由具詳學臣酌斷批
准然後扑責如有任意呵叱擅自飭責者聽學臣查叅又載

應戒飭之生員地方官擅自叱責者降二級留任等語臣推
原立法之意優待士子正所以厚責士子使知自重也夫不
詳學臣擅自叱責尚干吏議何況掌責詎有章邱知縣寶琛
者專以掌責生監爲能杜不悛改臣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二
月由青州回省路過章邱有生員周世儒劉紹宗監生李樹
富馬化龍等先後呈控該縣浮收錢糧無論新漕帶征概令
每斗折交京錢一千四百文伊等因求減舊漕折數被縣官
濫刑掌責百餘並鎖項銜手等語臣恐該生等包漕捏控面
加盤詰同聲呼冤臣旋接見該令詢以曾否掌責據稱因伊
等抗糧不服鎖押反出言頂撞故加掌責是該縣掌責生監

業已自認不諱該縣旋以該生等抗欠錢糧辱罵官長補文稟知臣以州縣浮收生監抗糧罵官均干法禁但俱係一面之詞而擅責生監亦屬不合當經批交濟南府嚴訊乃該府並不審結惟將生員周世儒等押學至不得回籍過年而所控浮收之書役人等俱逍遙事外臣旋行文章邱學令查該生等錢糧曾否交清該學據縣牒稟覆周世儒等新舊錢糧俱於正月間完訖臣續據該生等呈稱新漕先完固不是抗舊漕懇減亦並非包今新舊糧米俱經如折數通完而寬不雪等語是該生等尙非敢於抗糧而此案至今二年未結經臣行文催審總以人証不齊爲詞臣思該生等身遭凌辱方

屢求申雪豈反憚於赴審至書役等係在官人役一呼可至何難集訊顯係因所控浮收事情重大藉詞拖案而該令竇琛掌責手滑旋於去年十二月有武生郭予燕赴臣衙門具控稱因遞呈違式值該令醉怒喝役用牛皮掌責二十該令旋亦以該武生酒醉遞呈肆口頂撞當卽掌責二十等情具稟是該令之掌責武生又已自認不諱亦經臣移交臬司委員審理至今未據詳覆臣伏思生員縱有不法亦應詳明學臣先革衣頂然後可施敲扑若所犯不至斥革亦當會同教官稟明戒飭今該縣並不詳稟輒擅自掌責待同盜賊一之謂甚乃至於再其毫無顧忌概可想見臣又伏思士爲四

民之首所當養其廉恥加以禮貌則士亦顧名思義知自愛
惜而不敢爲苟且之行以自別於齊民民知士之足重自相
與慕效勉爲君子然後風俗之厚可不期而成夫爵望名器
朝廷所以勸獎天下也生監雖微名器所關如係因罪被革
則所責者罪人非責生監也若未經斥革動加掌責辱同盜
賊則衣頂不足爲榮學校亦不足重何以服士心而伸士氣
乎臣奉

命來東兢兢以整頓士習爲務凡實係包漕鬧漕滋事健訟者經
地方官詳到俱立行批革從不敢稍存姑息近年以來士習
較前尙爲安靜而地方官待士如此其虐使皆相習成風則
武健嚴酷之吏皆以凌辱紳衿爲能殊非
國家優待士子之意請

旨勅下山東巡撫將署章邱縣寶琛掌責生員及是否浮收并該
生監等有無辱罵官長一并提審速結按律嚴究毋任聽厥
委之員因循拖緩以清塵牘事關州縣浮收擅責衿士臣今
按試已周正在清釐積案不敢再容延緩謹奏

論官理穀當流弊疏

時官內閣學士

辛從益

爲敬陳管見事竊查江西撫臣毓岱近有籌議民間質借穀
石章程一摺奉

硃批細心妥爲之總期有益於民貧富兩便方爲至善也欽此仰

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惟恐撫臣有未諳民情土俗者以愛民之意而或

成累民因期以貧富兩益臣恭讀之餘誠抃誠服臣伏查撫

臣原奏以推廣社倉成法爲名因民間向有私開穀押者貧民得以物質穀以穀典錢其事甚便遂欲令官爲經理庶刁徒不得訛詐貧民不敢攔搶是其說雖曰調劑貧富其意實專爲防護富民也然如其法不惟於貧民無益且於富民有害大凡官多一令卽民多一累民間買賣典質緩急相通日用常行相安已久無論貧富皆知自計盈縮自趨便利惟其不關涉官吏所以相與無爲也今無故官爲經理欲照當舖

之例勢必紛紛給帖則吏胥門丁紙筆飯食之費州縣年節之規名色疊出旣稱富戶所取必多縱使州縣自守清廉尙知約束安能保後任之不踵事增索彼富民積穀雖多亦欲自圖安靜豈肯以富戶自居坐受官府之擾累其必不樂領帖者情也然官府旣有給帖之令事在必行則不領官帖者吏胥刁徒必加禁制必不准其典賣穀石則必有土豪市儈勾串書役慨然領帖以遂其壟斷之私官費旣多索價必倍攬利必專轉使良善富民有穀而不敢典賣此其爲富民害者一也江西各州縣倉庫豈能盡實往時有借買補倉穀爲名向富民短價勒買者旣而并不給其值富民顧恤身家往

往入銀代穀以求解脫今若使富民承領押帖則凡官倉虧
穀必惟該富戶是求此其爲富民害者二也往時貧民乏穀
向富民典買東家講價不定尙可求之西家典買之途甚寬
故貧民便之今乃惟給有官帖者始可交易則其途甚狹轉
使市僧領帖得以居奇坐制民食民以物質穀則昂其質價
與買貴無殊民以錢贖穀則多方刁勒使不能如限取贖此
其爲富民害而因爲貧民害者三也撫臣又曰農民於新穀
旣登賤價售人迨春夏米貴所儲早罄欲令農民於有穀時
赴富家質當其意蓋欲民毋賣穀而祇許其當以爲穀尙可
取贖也此又不達民情矣夫農民當有穀時孰不思量入爲

出除計口受食外昏嫁日用一切亦欲賣錢使用凡典價祇
可及賣價之半譬如時價每石可賣八百文如需錢八千使
用則祇賣十石已足今若禁賣使典則祇得半價勢須出典
二十石方足應用是使民無故而耗去二十石也將何以資
朝夕又須按月加利則何如徑賣十石之爲省乎向來民間
典穀三年不贖則沒入其本其取息亦不過一分至二分而
止無多至三分者今乃欲定爲以衣物典穀則每石加息穀
三斗以穀典錢則每月加利二分五釐而又不得過一年之
限過則沒入其本取息旣苛限期又促斷難取贖是以二十
石之穀止得半價甫及一年而盡沒之也其累貧民實甚臣

所謂貧富交困者此也臣又思撫臣所以必給官帖之意爲

恐穀押家被人訛詐及米貴時貧民沮米出境乘機攔搶也

臣查此二者皆不常有之事遇荒歉之歲富民肯出穀典賣

價縱稍昂貧民亦皆感悅惟其貪利無厭閉糴長價貧民求

食不得始而羣起怨詈甚至搶奪者有之若夫歉歲阻米出

境原貧民不得已之計蓋江西諸郡山多水少產米既稀西

隔大庾諸嶺川廣之米不通一遇荒歲惟藉本境之米以資

生活若富商圖利裝運出境貧民羣起攔阻者有之蓋欲其

賣與本境耳此二者皆因有穀之家爲富不仁所致非因賣

穀而致然也總在良有司善爲勸導俾富戶毋閉糴苛索毋

越境牟利并出官穀糶賑嚴禁強搶則米價自平民情自安

並不關官之給帖否也若富戶藉有官給行帖居奇長價強

行運米出境以致衆心不服激而生變則尤爲可慮臣竊意

州縣中必有希圖添設當行可多收陋規者遂託言調劑民

食懇恩撫臣入奏抑或有地方豪猾勾串吏胥希圖給帖開

行盤踞重利州縣受其朦蔽亦未可知要皆病民之事也臣

愚以爲封疆大吏爲治宜總大綱因民所利去民所惡買賣

一切宜聽其自便况現在民間典賣穀石本屬相安譬人本

無病而投以藥劑必轉滋其害臣籍隸江西仰體我

皇上勤求民隱安富恤貧之至意見聞所及不敢不竭其愚忱謹

奏

論江蘇收漕章程疏

時官江蘇學政

辛從益

爲奏明遵

旨查辦情形并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近日江蘇撫

臣

陶澍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橫索漕規一摺

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卽因此挾制以爲控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固不使不肖官吏婪索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著該撫移咨學政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卽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徇縱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漕政肅清吏治整頓士習之至意

臣

伏思

國課理應早完凡食毛踐土皆所共知况生監讀聖賢書尤應輸忠效順首先完納爲四民倡乃至包漕抗糧勒索白規士風頹敗至此良可痛恨

臣

向聞江蘇有此陋習葢任之初卽出示嚴禁并於赴學講書及每郡發落諸生時逐加剴切訓

誠其有開漕滋事者經地方官詳到無不批革發審茲復欽

奉

諭旨彌切敬懼現在出示嚴飭各府生監俾知警惕并扎飭各學

教官查明欠糧抗糧之徒據實詳報分別停考交地方官押追甚者斥革審辦斷不敢稍存姑息惟是江蘇糧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雖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而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尙肆苛求竟准浮收必滋流弊况以偏重行之其弊將何底止臣莅任以來控漕者紛紛如蘇松等屬所呈除淋尖踢斛外每米一石浮收自四五斗至六七斗不等改收折色每石自四千八百文至五千八百五十文不等查各屬米價每石不過二兩數錢誠如所控浮收已甚其中固有刁生劣監因包漕不遂希圖挾制索規然豈無實係正身糧戶因無力浮交情急上控冀稍減其數者今撫臣奏稱數

年以來控漕之案無歲不有積習相沿藉控爲抗仗訟分肥各等語意謂控漕之人卽包漕之人臣竊以爲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官欲浮收勒折尤必委其權於書役書役性多貪狠自浮折全數交官外又必圖肥己橐不滿所欲必不給與印串官旣授以權柄勢不得不聽其所爲是官旣浮文吏又朘削不獨爲淳良小戶之害卽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遂致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告漕之人如漕米未交亦當飭令完漕再予審辦此乃該省大吏現在辦漕章程凡遇控漕必先押回本州縣勒追其意自爲清漕起見然此法一行在衿棍固宜知所警懼特恐善良之戶橫被

萬壽縣志卷二十九
抑勒永無申雪之日夫交漕已清誰肯上控其未清者非盡糧戶有心拖欠蓋亦有不肖官吏未滿貪囊多方留難使不能清交者所賴地方大吏細核情形催令斛收實有頑抗乃予押追庶幾不至已甚今一例發回押追地方官操縱在手恨其上控未免加倍抑勒既滿其苛浮之數又逼令具結自誣方給糧串否則竟不斛收仍科以抗糧之罪蓋至糧清串給原告受困已深新漕又至豈能復求申雪是徒逼糧戶以浮交而無審辦之實也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之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遇事婪索小民是其常態縱無此等生監小

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總在州縣得人能戢吏安民而已臣查近日太倉鎮洋青浦紳士各有公呈稱漕書蓄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各等語雖一面之詞豈盡無因今縱不能設法裁禁豈可張之轉令盛也夫生監身列膠庠其有包漕鬧漕儘可革辦不獨學政卽督撫皆得徑行斥革惟書役爲州縣收漕倚官爲庇印串在其掌握倘違例加倍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懲治之臣在任兩年生監因漕案被革者多矣卒未聞書役有因浮收獲咎者則書役之權重可知撫臣又稱州縣果有浮收入已情事必當執法嚴懲等語臣以爲此說未必能行該撫旣知州縣不得不浮收而許其浮

收矣若又罪其浮收而加以叅辦此必無之事且州縣所浮收入已與否督撫又何從查知臣竊惟立法貴得其中誠有如

聖諭必兩持其平者且

國課本有定額而浮收並無窮期今如該撫所奏凡告漕者卽謂之包漕是既予地方官以浮收之權又絕衆糧戶上控之路誠恐不肖官吏恃有此奏將來肆意橫徵逐年增長閭閻受害日深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劣衿固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伏乞

皇上飭下該督撫妥立章程毋使偏重務期衿棍蠹吏各有懲創

庶幾漕政可清而淳良小民得沾實惠至臣職司訓士自當

嚴切戒誡隨時整頓斷不敢稍涉徇縱致貽地方官掣肘之嫌惟思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陳謹奏

劄子

恩賜借給安泰九鄉籽種率領江西京官陳謝劄子

辛從益

欽惟我

皇上化洽熙春

恩敷函夏

念雨暘而錫福

靡宵旰以綏猷樂民樂而憂民憂所其無逸饑已饑而溺已溺惠
我有孚

綸綍宣仁旣疊施其賑卹閭閻

沛澤更預軫其拮据竊西江稱樂土之區故南畝多豐年之慶惟
高隰各殊於地勢致潦澤偶應於天時安泰九鄉經畫臣之
入告緩征前歲旱田畷之騰歡雖偏災僅見於一隅而

溫拯不遺於三戶千家給賑應無仰屋之興嗟四境含哺豈待催
耕之布令茲值方興於東作乃更豫沃以

春膏恐小民或乏於種藏俾大吏先行其廩貸免周官之服息

仁勝社倉寬秋賦之收期

恩同蠲閣從此東蓄力裕輸將愈切於正供南國化行康樂可封
於比戶轉瘠土爲沃土

一人補造化之功易無年爲有年萬姓仰

生成之德臣等榆蔭遠隔

楓陛近依戀鄉路之三千同殷望歲讀

詔書於尺一倍切銘

恩莫罄龔軒合臣衷於十三郡共叨饘粥歌

帝力於億萬年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

天恩謹奏

恩賜通禮陳謝劄子

辛從益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江陰試院接到禮部劄知通禮告成蒙

聖恩賜臣一部臣竊惟虞廷重五典之惇周禮詳六官之職事祇

登於方策儀實掌於秩宗是以藏書惟藉於訪明知德必因於觀史雖間頒於邦國詎徧賚於臣工蓋議禮原自古而攸隆通禮惟我

朝爲盡善稟

憲章於

列聖通草野而垂規經

續述於我

皇本儀型而作則溯初編之纂輯久有成書迨新典之增修彌昭

鉅製亨者嘉之會道可同風禮以教之中民其寡過臣夙慚

膚學忝貳容臺獲躬與於校文

聖裁同稟陪進呈於繕本

御序欽頒佇劄劂之竣工旋皇華之膺

命兩年學任方慚報稱無能五禮鐫成深喜敬敷有自俾廣刊於

直省士旣恪守官書

允賞給於擬單臣亦榮分

恩賜恭聆

寵錫叩感

鴻慈伏念臣舊本寒儒守一經於世業幸緣通籍窺六典於詞垣

考古而學愧宜今居鄉而禮惟通俗豈意渥承

鈞鑄賁

賚瑤函從此家有

賜書人無聚訟超叔孫肄禮尊卑之次方知學孔子從周文武之

傳斯在諸生講解不煩掌故之詢舊典率由藉免謏聞之誦所

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奏

恩賜遼金元三史及三史語解陳謝劄子

辛從益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近閱邸鈔知臣蒙

恩頒賞遼金元三史並三史語解各一部臣謹先望

闕叩頭祇謝訖欽惟我

皇上化握

辰樞編勤

乙夜紹

心源於寶典惟一惟精續

彞訓於

前徽斯傳斯愛旣昭垂於律度用

嘉惠夫臣工伏念遼金史創元臣元紀編成明代載筆豈無複畧
傳刊亦有舛訛至於國語攸殊方言各別對音譯字考義諧
聲音在微茫字尤譌異元時撰輯旣鮮會通明世總裁益非
諳習疑同國策包胥或作勃蘇歧等佛書身篤亦稱印度姓
紀薩都拉色目人漸忘其初篆刻泰不華金臺編且沿其誤
仰蒙

聖裁釐定遂闡元音

睿斷精詳悉符天籟以索倫語正遼史以蒙古語正元書金語則近
取於滿洲切音總仰承於三合官號呂號考校必眞人名地
名案稽無爽在昔

丹毫審定文苑藏珍迄今玉笈襄成

武英鏤版五百卷輝煌

麟筆仰

作述於燕貽六十臣捧護龍威拜

榮恩於鷓列臣奉職江表欣際同文未預朝班亦膺賜帙憶昔叨

塵史館願窺壁府圖書豈期

寵賚尚方并免嫗嬛抄錄從此書通六體庶審畫以知音卽凡事

近三朝可依形而正誤見聞會拓感頌難名所有微臣感激

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奏

題疏

題旌義門疏

國朝巡撫
伊是阿

為秉公舉義懇詳請

題以獎善良以廣甄陶事據署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李承鄴
詳請據袁州府知府高芝詳請萬載縣知縣謝袞詳准儒學
教諭彭振東訓導李孚查看得里民周繼德同居傳及六世
丁口蕃至百餘姜家之被常溫田氏之荆不瘁由茲九世同
處將遙企乎張公抑或入葉同堂堪追芳於陳室一門雍和
萬邑景仰紳士既同詞而請敬學合遵例以聞並據查取世
系事實理合造具清冊同族鄰甘結轉詳到縣卑職確查周

卷二十九
繼德六世同堂委係屬實核對丁口亦屬相符並無虛捏合將送到冊結詳請本府等情據此該袁州府高芝看得萬載縣民周繼德同居業經六世共爨已逾百人世好無尤雍睦之風足尙人言無間鄉里之頌堪憑於以徵

聖治之感興實可爲人倫之矜式旣符

旌典宜協輿情茲據該縣學查取冊結加具印結詳送前來理合具文詳請轉詳到司據該署布政使李承鄴查看得

聖治光昌海宇仰邇隆之盛

皇仁周浹閭閻稱樂利之休惟

朝廷之涵濡已深斯草野之雍和克著茲有萬載縣民周繼德者

六世同居一門敦睦合炊煙於累代食德飲和聚丁口者百餘型仁講讓兄弟則睦怡有序孫曾更繁衍多賢宜邀

旌表以樹風聲茲據該府縣學取造冊結具詳前來本署司查與

例符相應詳請具

題請

旌等情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會典內載

旌表義門有累世同居和睦無間者建坊里門題名忠義孝悌祠

內等語茲據署布政使李承鄴詳稱有萬載縣民周繼德者

六世同居一門敦睦合炊煙於累代食德飲和聚丁口者百

餘型仁講讓宜邀

旌典以樹風聲造具冊結請

題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冊結揭送禮部外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議

籲天四議

明邑令 韋明傑烏程進士

一陳荒糧之苦看得本縣田糧自萬曆九年開丈十一二年再丈其時值巨盜李大鑾嘯聚黎源等處地方附近七八十里莊佃俱爲撲追逃散一切莊主俱爲究窩株連迨至盜戢民安舊佃無一復業新佃有難卒集而莊主磨貧又不能出

辦牛種以致田產日任荒蕪國初版籍之田至今鞠爲茂草
其有與巨盜地方相遠而亦多荒蕪者又因本縣界在萬山
田地如樓如梯萬曆丙子年元冥作祟巨浸稽天山谷之田
藜莽蔽翳沙石傾壓至萬曆己酉年懷襄之勢甚於丙子魚
鱗冊籍盡爲河伯所收夫田雖隨水去而糧則以戶存土既
不毛徵復難貸民於是故土難安他鄉河適二三十年來逃
亡相繼十室九空一望荆榛有不知係誰氏之田者及至徵
糧荒者稱荒不荒者亦稱荒人人藉口莫可究詰又田地交
易賣者因無冊籍利在速售減糧之多以爲少買者執稱有
契樂其糧輕選田之肥以丟磽故買賣之後產去稅存紛紛

日承催無人勢必委之差役差役無從覓戶第以一二殘疾
病廢之人輪值應比肩與斯養冒名當差牧豎乞兒頂差塞
責而田連阡陌富豪有力之家詭入別都別甲藉口寄糧人
戶不得與本畝之民分任差徭反坐享餘閒致有司莫可詰
問錢糧何時得清而窮民何時脫苦乎此正所謂按圖索驥
刻舟求劍時窮而法亦宜變者也卑職嘗繹糧里之名冠糧
於里係里於糧義實相因有糧則有里無糧則無里可知也
今繫累鞭笞以應官司之限半多無田無糧貧弱殘疾之人
其能造頑逋有力之家使其糧之必完乎又有一種積年光
棍借里長爲名包攬催徵代充比較日爲科歛使費那侵錢

糧與衙役保歇表裏爲奸則又與於貧弱殘疾之甚者也合
無於每畝無糧里長盡爲免其差徭酌以本畝錢糧數多人
丁繁衍者令其繼絕其有一甲之中丁盡戶絕全無里長卽
以寄糧人戶承頂以今日之姓名補版圖之鬼錄或三年一
審或五年一審與時上下隨糧變遷第於原初里長戶下明
著某人承差某人共役庶籍定之民不必逃戶寄糧之戶不
得躲差以紓困窮無賴之苦以清積逋隱匿之奸以杜攬納
那侵之弊或亦與減繼絕設法追徵之善術也况此中舊例
一切解司錢糧及南運皆係里長起解今改爲官解別無他
役繁苦止爲值年催糧自是富民有田有糧者往役之義卽

如卑職浙中先年審役每以殷實富民僉充後條議均田每若干畝當一里計畝均役間亦田有肥瘠兼帶殷實如市民則全論殷實矣此中風俗不甚相遠獨不可做而行之乎至如異府異縣隔界之民僑居之衆或有買田於本縣者客戶難追屢年不楚急則逃居原籍動費關提當於土著之外另立一戶於各區之末卽審立客長嚴催不惟有以示別主客不至混淆尤可防他日冒籍求榮之弊也

一陳加派之苦看得本縣山多阪少土瘠毛微百姓至貧甲於江右蓋以高山爲田與他邑平洋者異田廩山巔如屋之樓如登高之梯際晴易涸過雨易潰與他邑陂塘蓄洩者異

最下者多居阡冲四山覆壓陽照不長陰多冷風與他邑暄霽照被者異塍科坎峭層纍而上力作艱難與他邑片段易耕者異產穀多鎗米無什三與他邑斗穀半米者異本縣佃民多係撫瑞等府寧州上高新昌等州縣雜以閩楚易來易去牛租兩無所恃與他邑土著自耕者異佃民孤處窮谷形影相吊賊至無援水旱饑荒牛種盡於剽掠致多棄佃遠徙與他邑井煙稠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田不拋荒者異一衣帶水僅通瑞河秋成糶賣稻穀適當水涸又阻於上高高安浮橋以時啟閉舟楫爲難商賈罕至與他邑河大水深商艘市舶鱗集相望者異本縣之糧國初以三鄉斗卽九升疑

為三官斗折半成賦計田六畝科米一碩與他邑二三百畝
 五六十畝少亦二三十畝科米一碩者異即如袁州一府其
 賦重則三縣與萬載同而歷數前欵其民疲則萬載更與三
 縣異迄今本縣各鄉之田如白水書堂潭埠鐵山界瀏陽界
 首等田有送人認糧而不肯受者以此思田田可知已以此
 思糧糧何得不欠乎嘉靖年間耆民高儼等詣闕奏聞袁州
 科派獨重奉旨永不加派雖經勒石儀門無奈事違年湮未
 幾而星子峽江等縣沙塞之田糧派入萬載夫他縣沙塞以
 萬載為任苦之區萬載沙塞將安歸乎繼而新增各祿三色
 榜紙門殿陳設協濟楚省及遼餉等項加派日至愁苦日深

天啟年間撫按兩臺疏題萬載高安等縣上疲應減免遼餉
 而昔者高安何以上疲得免萬載何以上疲獨不免今者高
 安以上疲得量徵萬載何以上疲獨全徵同一奏章而恩波
 特外共為羸弱而愷澤偏枯况今每畝三釐之加又不免矣
 將何以出一方於湯火乎卑職草議甫畢奉有部文獨將卑
 職首坐降級戴罪實以預徵四年分新餉全未有解倍加叅
 罰夫元二三年分舊餉尚逋欠以數千計必欲以預徵及額
 此萬不得之數也其奉公紀錄各官內開催科尚緩那諸存
 留期會未遑半繇稱貸是已如萬載者庫藏如洗有何存留
 鄉紳富民正額不足從何稱貸卑職一官不足惜苦此一方

民痛上加痛其誰能堪此合無申請奏聞立賜減免兼准緩徵得比於高安昔年免派之例自今以後年徵一年但得如額完解卽不待預徵亦不至積年逋欠矣

一陳賦重之苦看得萬載邑居山谷旱澇不常十無一稔田磽賦重甲於江省勒石永不加派所從來矣歲久事湮差日繁而額日增比之他郡邑積漸至倍民有殫其力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者而且困於李大鑿之兵火丁亡戶絕有田無人而且困於丙子己酉之洪水砂塞石陷有糧無田如書堂白水鐵山界瀏陽界黎源等處百里人煙闕爲茂草糧額虛懸里甲空設於是遭員歲積官罹重罰民苦流移自萬曆四

十七年以前已爲撫按兩臺所軫恤題准上疲七分免參矣不謂東事倥傯行派遼餉不照畝而照糧加派至五千七百九十七兩彼時山僻寡援下情難達屢經築舍控籲無門遂一任其加莫顧其後旣不得與高安共荷免派之恩亦不得與通省共依九釐之例重益加重苦益加苦而民之棄田不業逃亡轉徙者日甚一日至動色相戒率謂有田不如無田甚有送人承糧而不受者卽有田召佃土著人少皆藉高新楚瀏外人春利牛種秋收飽颺租入未半八口爲艱掾死不贍笑問追呼是本因瘠生惰乃因惰轉貧亦復因貧轉偷轉頑所以規避錢糧抗拒追比者不遺餘力每當比較通屆有

高唐縣志卷二十九
一錢二錢以鄉約勸諭之而不得以告誡董率之而不得以
扑責懲戒之而不得甚則搜追枷追監追以盡法嚴處之而
又不得一人如此人人復然一年如此年年復然民既如此
士亦復然問其田則曰已荒也問其人則曰已逃也糧多掛
欠者則曰我已完三分也五分也糧少全逋者則曰我從來
不完也欠不獨我也誅之不可勝誅遂使慈吏無所行其勸
相嚴吏無所用其鞭笞民實窮於力之無可奈何官亦窮於
法之無可奈何不得不降之又降直以官爲殉其真能化瘠
土而沃壤乎其真能起不毛而樹藝乎其真能呼哀鴻而還

集乎其真能以紙上之糧盡爲實徵之賦乎其真能以智窮
力竭之百姓盡變爲急公樂輸好義之百姓乎則積逋如山
實繇積弊所致固宜糧荒賦重交徵倒懸士民之匍匐上控
者一而再再而三也今奉有新功令直省錢糧見歷不等預
徵勒限五分責成如期清楚然額有輕重地有肥磽糧有荒
熟卽通省亦多不等以極凋極疲極多逋之邑欲與土沃民
淳糧輕派少者同科彼爲三釐此亦與之爲三釐彼爲五分
此亦與之爲五分彼爲十分考成此亦與之爲十分考成其
可得乎則如京邊遼餉自宜遵照七分免參之前旨而宗祿
而南糧而協濟又不待言矣總之糧逋繇田荒田荒繇民逃

民逃繇賦重申請丈量分別荒熟勢必缺額缺額必至攤派
攤之一邑不無偏枯攤之通省難免聚訟自非憲臺軫念一
方民苦轉申題請委官丈量照出荒糧作何議處或如峽江
星子舊例攤派沙塞或如高安豐城近例減免遼餉庶疲邑
有瘳而令茲土者亦得以展布萬一矣若夫三釐之破格寬
貸南米之引例緩徵以及協濟之派與門殿陳設之派增自
天啟七年者懇求奏聞豁免事在憲臺俯徇輿情斟酌調劑
獨斷施行與爲空名之徵派寧爲實受之蠲除夫如是則官
無掣肘民有甦息京邊常賦亦可以如期全完未必非公私
兩全之術也

按舊志刻於崇禎丙子距萬厯間李太鑿寇亂已五十餘
年人民當復生聚田地當復開墾而韋令猶有四苦之陳
此後變亂相尋丁丑流寇驚竄壬午寨賊焚劫乙酉蛟水
四出丙戌丁亥連旱饑死迨甲寅棚逆竊發擄殺男婦十
戶九絕追呼徒急輸納無人其苦視昔數倍使韋令猶在
更不知何如顧陳也 參舊志跋

記

袁州先聖廟記

南唐學士

徐

錯

進士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期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之
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豈惟民哉大山之於邱

堙鳳凰之於飛鳥也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逝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歿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苴茅布子姓於九州班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意者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慙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一車二豎訪蓑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以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

此則夫子所受老子之元言老子所以釋負而去之之義也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璣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諭醯雞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饌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爨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己也甚約是以宰我有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不謂然乎夫近道者道亦近之遠道者道亦遠之是以七國冰解羸秦灰滅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袒哭望東魯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祀也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

焉夫子非求祀於人而人皆祀之非銜書於人而人爭售之
自非大庇生民其孰能至於此聖歷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
樂不絕如綫聖皇紹祚文思累洽埽大學之煨燼編羽陵之
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
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太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尙書吏
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幃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
事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
而孔廟頽替誦堂飄雨顧禮器而施惡振儒衣而淒沔於是
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瑄始立廟於州城北門
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

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奠陔次
大興力役糞牆俱塤非宰我之難朽壤屋可炊知顏生之不
惑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戶靜深重簷掩靄微兩楹而正坐
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絳以藻泳靈
衣兮披披華蕊兮蘩蘩黍稷令芳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
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
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
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
上袁山之阿朝爲崆峒夕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
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

心是猶衣猿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冢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靈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稅增里閭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託於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過寇虐沒溝渙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大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祝令新學記

宋博士楊

愿新諭進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羣山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易爾惟皇宋慶厯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東二百步許厯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於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入學釋菜已事而歎曰浮屠之法吾儒所闢今寓其舍可乎關市之征孟子以爲暴今尊教養之地而居之於女安乎盍亦反其本於

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
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舍於他所邑之賢父兄喜子弟
之有教也不愛其力爭輸財以供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
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辛卯迄役於七月丁亥奠享有官
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廚湑浴庫廩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
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
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
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懼財賦不登獄訟不平吏功不應
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綜覈
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畱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
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秘書徧閱四庫皆所以風厲學宮也今
祝侯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
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
唐郡邑至廣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
美作爲詩章謂其首倡恢大義茲事寥闕不常見自晉唐以
來可知矣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異時峩冠振纓策
名委質爲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
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矣
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三新宣聖廟記

元學士 虞 集 崇仁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申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

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冕易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以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鷓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值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

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孝弟之道興鄙薄驕吝之風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賈令建學記

明湯熒進士

皇帝卽位之初年詔郡縣議學校養育人材以輔翼國家承天休命越甲寅八載之間政教大興郡縣吏虔恭厥職咸能出棟宇於塗炭之餘植彝倫於廢弛之後炳如也萬載知縣淮安賈侯志通下車以學校爲務嘗與士夫履觀故址某爲正殿某爲明倫堂某爲齋舍某爲廚庫某爲二先生祠某爲魁星堂雖平日案牘山積若無少暇及此者而規模之廣狹位次之伸縮工力之多寡費值之欠餘皆素定於胷中矣一旦諮於丞孔思道暨諸同寅咸相其志遂委財命工備物底

萬壽縣志 卷二十九
績勳聖丹漆各中矩度巍然煥然其聖人在天之靈歟抑我
侯經營之功同寅贊襄之至也嘗謂法度禁令可以集庶事
不可以結人心而教化之效又不出於法度禁令之外故民
不期孝悌而孝悌自興不期忠信而忠信自立雖任其責者
亦不自知其效之至此也且人材之出也固山川之氣所致
其成也朝廷勉勵之功師友琢磨之力人材非聖化不能成
王業非人材不能理詩曰於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戩之楨此之謂也爲吏者以朝廷之心爲心新令尹又以舊
令尹之心爲心庶人材治化相維無窮已

陳令修學記

明學士

張元楨

南昌進士

萬邑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
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廡會食之所有廢焉而莫之舉
有敝焉而莫之葺禮樂教化之地弗遑於簿書期會固有司
之常歎成化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才起家賢令來是邑
謁廟視學卽慨然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經營注措
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就之志甫一月廟櫺星門成旣
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禮殿廡東西戟門及明倫堂成又數
載庖室牲房及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廩廡宇成其費也弗
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或廢焉起之而加宏壯或敝焉葺
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街由是法

制煥然大備廟庭肅肅儼乎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
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為令可為急當務者矣學司
訓葉福桂梧咸嘉其績欲詔之無窮乃論於貳尹陳衡判簿
王琇遣生員宋瑤鄒泰來南昌屬為記夫廟學之制有定廢
以壞舉自有司職固然也而顧有忽焉弗之急急之而必待
其人是何異於學之理本固有成厥毀作厥隳非上之人有
以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曠治已久今陳君乃毅然新之
諸士子來遊來歌觀茲盛美其亦反而有所興哉廟制之久
廢而備吾容有廢而弗備者學制之久頽而葺吾容有頽而
弗葺者因耳目之新日致所以自新而求無負於賢師帥則

陳君之功徒今茲廟學已哉

黃令新學記

明大學士 彭華 安福進士

皇明混一天下自京畿以達郡縣皆建學一時士無不教教
無不用用之於家國天下又無不宜萬載舊學在縣治東窄
隘弗稱凡文廟祭器堂廡號房悉因陋就簡永興黃君珙由
進士宰是邑莅政比三載慮學宮窄隘則廣之以曠地憂文
廟傾頽則創之以新祠廟後建明倫堂堂後立奎文閣櫺星
門舊以木也今則石以易之泮水池舊所無也今則鑿以浚
之禮門義路昔所未闢也今始闢於兩齋之左右露臺躍臺
昔所未築也今始築於文廟之前後以至神像之繪籩豆之

新庖廩之設戟門之修丹墀之廣號房之造與夫鄉賢祠習射圃解宇饌堂煥然一新皆出於侯之規畫也經始於丙午夏落成於丁未冬於是二尹黃君仲哲判簿徐君瓚掌教李君仁訓導劉君顯等具其事令庠生鄒泰柳舒請予記予惟學校乃王政之先務職守令者孰不知之然知而能爲者少爲而必成者尤少若黃君之用心可謂知而能爲爲而必成者矣然則斯邑之士宜以邑宰之心爲心務窮理修身於未用之先忠君愛民於效用之後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所學則有光學校也已

郭司理修學記

明尙書

吳

山

高安進士

萬載學宮故隘陋弗稱制典成化間充拓之歲久就敝嘉靖乙丑春郡節鯤溟郭公臨視邑篆周覽悵然且啟聖祠宇遠隔而敬一亭奎文閣亦遺址僅存非所以遵時制樹風聲也乃屬經衛徐君大旦丞貳王君詔市材鳩工聿興役事進學博潘君杰王君維相譚君埜董治焉詔杰等祇受厥成豐豐事惟謹首文廟次啟聖祠敬一亭又次奎文閣皆鼎新之又念名宦鄉賢缺祠非制則附建於奎文之東西而儲用有庫蠲潔有廚藏修游息有號舍諸凡典籍禮樂之具井井咸備於是延經師開經幄日與諸青衿講明經理然未嘗以興作勞庶民也贖金所受錙銖不入私室凡榱桷棟梁版幹力役

罔不取給焉蓋常情所必取爲己有者而悉捐用之此所以
民不告勞而鬻字就飾也惟時士類欣欣焉嚮風承德禮闈
春榜宋君良佐先登之其諸文明之嘉會而應感之徽兆乎
丕休哉郭君之芳烈不可磨也旣而令尹胡君文光至喜前
緒之有開而紹休者之易於爲力也徵記於余余惟古有三
不朽之說德其先也功與言固其緒餘焉天生孔子爲萬代
宗主陶範諸賢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無非天常人紀所繫故
萬世允賴報祀至今不衰然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以身
報之也鯤溟郭公東海間出也學孔其素志焉持節明刑得
情勿喜孔之會也摧抑權勢名達帝聰浩然之氣剛大莫禦
孔之孟也艱娶者有助弛葬者有禁忌行者有飭無非道德
齊禮之遺意則其出身加民又皆孔氏家法也茲而修飾黌
宇教學爲先是蓋推其所得於孔氏者以淑諸人此其屬意
斯文亦至矣哉二三子服儒衣冠誦法孔子苟於操履之間
漫不加省一旦叨竊科第登陟崇臚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
吾恐其過廟生愧而孔聖之靈亦戚戚然曰非吾徒矣是又
郭公之憂也先達爲袁士謀者有曰文當如韓道當如張余
亦曰操修作用當如郭也余不敏職列史館日以采錄名實
爲事是殆不多見者故特爲記之亦俾爾有司爾多士知所
興起以毋負郭公惓惓之志焉

徐侯新學記

明府同知 彭天補 邑舉人

萬載有學舊矣倚官山環龍河筆架盤旋虹橋轟起蓋天造
 作人地矣學創宋崇寧間至我國朝鼎新於趙公中拓新於
 黃公珙歲久瓦墁壁礮題梁染桷之屬腐缺黜亂士之遊息
 而瞻仰者翕然有飭盡之謀次省徐侯以名進士來治萬悉
 意以撫民而保之若子謹身以綜事而理之若家竄鼠潛伏
 饑饉洊臻民心洶洶侯應猝如宿慮度逢如周嘗時糶賑而
 餒孳者哺矣嚴信必而猶黠者殲矣綏恤虔恪而滂沱者兆
 有年矣尤雅尚文學獎掖譽髦迺大闢黌宇而更新之費斥
 之美役驅之義不數月而工且竣矣今之適學者見其繡屏

粉道出入縈紆深池文闥上下隱約修廡旁翼左右輝奕又
 仰而觀之聖廟撓者隆坳者堅金鋪相映玉題交輝觚稜特
 起摩霄迺漢莫不湛耳而灼目矣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棠
 蔣君世俊庠生袁伯恒彭紹美輩僉曰茲侯績也可無紀乎
 委記於補補弗文安能紀侯績無已則推侯新學之意以復
 我師友可乎夫人髮而櫛膚而浴手足而澡雪以謀為新也
 微而一心易染以汚新與否又已所獨知而人不及知以人
 不及知而自欺於獨者何限嗚呼此湯所以銘盤而德之不
 修夫子深用憂也諸士始望而屏屏久且仆仆則起而植之
 因思吾心得無惟欲之仆矣乎植之也宜敬則新矣又入而

門門久且塞塞則治而闢之因思吾心得無惟利之塞矣乎
闢之也宜正則新矣游衍而泮見源不濬則流淤淤則涸可
立待因思吾心得無易盈而易涸者乎濬之也宜潔則新矣
又進而廡而廟則繹所詠歌濡吾吭滌吾襟恍乎昔未能今
有得也儼乎聖賢相對越相儆戒而宜闢其堂奧也自晝而
夜自夜而晝如循環然吾之日新又新者無已也以新乎身
以新乎家以新乎國與天下庶幾不負侯嘉惠後學之深意
矣故擅毛膚西施之美無益於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今
多士誠美材而仁義道德士之脂澤粉黛也尙思所以益其
初而新之也哉侯名一唯號次省楚黃蘄水人登辛未進士
其所植立所闢闢所淵源藻飾馳驟皆足爲多士式者新學
之舉特其善政一端云

徐司理修學記

明邑令 鍾萬祿 清遠進士

夫辦天下大事者詎僅爲一人一時計哉旣以必爲斷諸已
又以易爲貽諸人旣以可爲經其始又以能爲慮其終其謀
訐其猷遠其襟度非尋常可測也祿今於徐公之修學見之
公自去冬署篆萬邑蓋時祿以覲事行當道以萬爲巖邑特
簡公焉公至卽以右學崇儒爲第一義登夫子堂環視棟宇
傾頽齋居廢弛曰廟貌弗肅何以儼臨齋舍弗備何以藏息
遂因士子請亟圖修葺之抑欲修之必竟其成葺之必令其

固且曰余攝將代固知不能竟然亦預計可以辦此而無貽
後來者難計工度費非百金不可於是立簿勸義先捐俸爲
慕義者倡鄉有少參張公樂公茲舉以十金首助後之助義
者亦稍稍湊集積百金之半先以授學博蔣君擇諸士中有
學行者四人協之所得又幾二十金學博受命偕四子慎其
出入勤其督課盛暑炎日未嘗離居肆所迨祿覲事回自先
師殿以至儀門泮沼及明倫堂文會堂啟聖名宦鄉賢三祠
整勅一新又於文會堂右構屋三廈備成德達材諸齋蓋凡
學宮以內若棟梁楹桷若門壁階除無不補獎舉缺修之則
既成矣葺之則既固矣廟貌肅而齋居備矣夫修葺學宮此

祿有司事也公顧以身任其事毫不貽祿以設處之難且預
辦於始而旋克就緒於終公之謀何訏猷何遠而襟度何超
越也祿方欲藉助義未輸者開洲以引曲水築堤以固周行
令宮以外與宮以內煥然相映夫何南部之命條下而於公
所欲爲者愧不能承也公諱之孟號泰巖浙之德清人登丙
戌進士時祿幸廁名於末今公先祿以倡義舉祿不能繼公
以擴德心然樂觀公之功成則又思彰公之盛美於不替乃
因學博諸士請而述其概云

畢令修學記

明中丞

甘士价

信豐進士

萬載據豫章上游屬袁郡爲臨瑞襟猴畢侯來領是邑甫下

車謁先師廟升講堂議經旨睹學宮圯漏久矣欲捐資以新之上其事於撫臺院道咸稱善報可於是鳩工庀材選能授事自殿達楹自楹達門易朽蠹拓簡陋又葺瓦蓋堂砌甃爲牆累石爲墻架木爲堰增所未備上下競觀不替月而迄功蓋不惟廟貌一新而侯崇正學育真才之意亦篆在士民心膈矣繼報最入朝交章旌異推功第一命未下而復留之仍借民牧作興獎勸無替厥初司訓劉敷李寵樂是役之成也走書屬記於余余曰畢侯鍾歙邑之奇以茂齡洪才超南宮而首出且冰蘖之操一塵不染爲諸邑先不煩追呼而輸勸稍加撫字而困蘇躬先倡導而俗厚興利除弊而地方寧右

懿行崇實學正文藝章縫爭濯磨而才質之造就濟濟焉毋論賢侯疇昔所樹卽汲汲於修理學宮固已握治本而導化源矣龍江北歲以來射策甲科者與列邑比肩今賢侯又復乘訕舉羸嘉惠諸生他日有精性命道德之學經術文章以光耀我國家則賢侯貞教善俗之化庶無負也乎齒任甫踰月王命寵召筦司樞要行有日矣邑人誦賢侯治行不置余故樂道而記之

章侯新學記

明副憲

鍾

爝

分宜進士

高皇帝定鼎之初詔天下郡縣設立儒學崇祀孔子聯以師儒董以守令育才儲俊列聖相承世爲法守今上御極以來

勸學右文詩書之教炳焉萬邑雖僻處一隅而章縫之士被服教化駸駸嚮道乃廟貌傾圮齋廡蕩然崇禎己巳冬韋侯以名進士縮符茲邑既下車謁廟與諸生講論畢環顧愀然曰學宮剪焉勿治委釋奠於草莽以辱先聖之靈卽博士諸生能恬於弛余臨士民可晏然置之乎第席未溫而役驟興恐傷民力以曆年度可興工而積逋類仍檄催如雨取給於令者無虛日又瞿然曰是烏可轉告於上也遂捐俸贖金鳩工庀材進諸生而疇咨之度料經費推學博徐君董其役徐君偕薛君祭君襄其成肇工先師廟次廡次齋舍次啟聖祠又次鄉賢名宦祠大飭其舊榱敝者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

荆戶階除甃砌如砥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壬申春仲訖功於季冬丕休哉仰承祖宗培養人材今上壽考作人至意眞千載一時也諸士游息其中可無起躍之色以副侯嘉惠盛心乎夫豪傑匪以地限也棟梓之木植於幽巖曲岫物害不侵人跡罕到用全其天爲棟梁之用重淵之下有神物焉深藏以養鱗甲然後風雨奉之高翔青冥之表萬邑賢雋先後鵠起代不乏人今諸士孕蓄已久正精英鬱而欲鬯之一會也精英何在生氣是已孔顏授受曰己曾子子思曰獨孟氏私淑曰我統之曰生氣生氣常流噓爲文章挺爲節義皆是物也若爲陵陽之泣爲躍冶之金視高足揚飄忽不稽罔駕詭

御雖生也與稿同諸士沐侯之訓必有真才真品可無負朝廷作養人才之意則侯之所爲聿新學宮者當不朽爾

重新文廟記

國朝邑令 常維楨 廣寧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校興則人知禮義勵氣節大道明而千載有真儒大道行而百世多善治是以古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余於康熙戊午秋承乏茲土當兵寇蹂躪之餘里閭凋殘莅任二日躬謁文廟披蒙茸踐荆榛俯拜荒庭之下成禮而畢仰瞻殿宇神位剝落傾圮無完瓦全椽以蔽風雨堂廡廚庫灰燼無遺太息久之退廢寢食者數日以謂春秋豆籩將安薦歟士習民風將安淑歟修廢鼎

新余之責也然招徠孔亟時不克舉至庚申秋哀鴻漸集遂竭捐已貲佐以衣珥委典史于昌祿巡檢鈕嘉豫董其事奈名修實創百務經始工用材木之資屢給屢匱至癸亥春乃大集工材躬親監督復委典史趙濛初佐之閱四月而告竣焉燐煌屏檻櫺星建也丹雘棖題戟門葺也巍峩棟宇宮殿完也翬翼連費兩廡新也而且廚庫咸備齋舍復增護以垣墉丹桂翠柏前後森挺乃集諸生肄業於斯弦誦之聲達於中外凡厥士民莫不仰首而歎曰不意今日覩此壯麗蓋從凋敝後起而大振之其規模氣象誠有軼於前此者多士棄舊習而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於高明光大之域則今日新

學之舉未必非移風易俗之一機也若以為余功余何敢任
重修學記 國朝邑令 施昭庭 嘉善 進士

余幼讀李旰江袁州學記竊嘆學校之關於教化甚重今而
益信其言之關於袁之教化者為尤切也萬為袁屬邑已亥
秋余甫蒞任謁學見禮門義路成德達材諸齋盡為瓦礫歸
然存者僅大成殿明倫堂而漸就圯傾不蔽風雨私心憂懼
竊謂根本之地不能自我新之其何以興教化養人材使為
國家用而無忝於職耶有告余者曰萬邑僻處山中庀材鳩匠
俱仰資他郡費且不貲一時難之為暫葺牆垣榱桷以有待
焉既而思之棟梁之材何地蔑有亦在物色之得其人耳復

集紳士謀之諸紳士果樂輸恐後不憚險阻入山採木未幾
得良材若干及越歲木石瓦甃畢集眾以舊制卑隘為嫌謀
高廠之爰諏吉日召匠氏度材興役咸易以新而大成殿戟
門層簷飛桷遂翼翼然宮牆萬仞矣當癸卯之春山寇猝發
居民逃散幾至輟工諸生身其責者未嘗少懈方將經度餘
材規禮門闢義路建崇聖之祠新成德達材諸齋而余適遭
疾憂決引去不能濡時日方憾願之未遂諸紳士乃相率請
曰學宮之建今以次修舉不踰年而告成矣烏容不記噫是
益余慚也余惟學校之設原以育人材興教化故古聖王治
國必首建學以明倫倫者人之大節也自教化衰而士徒知

高車馬志卷二十九
弄文墨以取榮名依違媿媿大節不立即間矜飾氣節苟非
有特立之操窮理之學果斷之識一旦事變當前鮮不趨利
如鶩見害思遷積爲世道人心之憂

國家所以造就人材與士君子所以卓然自立者應如是乎宜
乎李盱江之危言激論於此三致意也夫秉彝之良誰獨無
之紛於利欲則昧所從事晰理未明則執而易偏因循中立
非怠卽沮矣向使師儒教行士有同志平日講之旣明斯臨
事守之也固信之旣篤斯當幾赴之也勇自能秉義執德扶
綱常以垂不朽漸入聖賢之域安見人材不古若哉宋明以
來學校之設莫盛於江西故理學諸儒後先相繼如曾文定

歐陽文忠諸學記可攷也而余獨以李盱江一記相告者萬
袁屬也爲袁州言之也余行有日矣諸君子守先儒之訓使
余未成之志次第畢舉庶教化聿興人材輩出可翹足矣是
誠不能無望於後策後之人有同志也至與余共事者爲城
守施士昌巡司馬昭遠司尉陳復球始終是役者爲楊辛二
孝廉其經營勩事者爲貢生汪廷獻生員郭邦泰等例得並
列於石

遷建文廟碑記

國朝 汪朝祖 邑拔貢

從來興造旣畢例記其事而於廟學爲尤重余嘗讀唐昌黎
韓公宋眉山二蘇及我西江文忠歐陽公荆國王公文定曾

公盱江李公象山陸公諸碑記下逮元明名作如林其於古帝王設學明倫之意教育人材之方崇祀先師之典言之皆精切詳明迄今照耀簡編彪炳宇內復乎尚哉後雖有作莫可及也已今年秋余邑遷建文廟成邑諸君子謂宜有文以志顯末謬屬余余老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謂余何諸君子曰是役也先生身與其事者久願有以紀其實余乃據實而質言之邑文廟創始於趙宋間厥後再遷今址地廣袤明洪武初建學於東偏下截越數百年僂興僂壞最後重新於國朝雍正癸卯春殿堂門廡諸制具備顧其地勢湫隘蠹蟻滋生未四十年棟梁俱空榱桷並圯邑紳耆相與大息僉謀撤

而新之遷而大之相彼西偏前瞰綠水後枕高阜歟土爽壇厥位面陽僉曰遷是地為宜於是育貢生高彥者首捐六百金監生王家塾亦捐四百踵起者各捐助有差乃購材於鄉伐石於山陶甃瓦於野募良工於遠郡歲壬申羣材稍集工匠畢至興工於三月五日越明年癸酉擇吉豎柱因例應詳報邑紳士屢呈請而邑侯朱難之至再三乃遵府檄通詳報可士民咸喜工匠競勸首建大成殿柱皆巨石梁選名材塗以丹漆飾以金碧其堅緻雄麗宏敞軒豁他郡邑未之有也殿之後為崇聖祠殿之前為露臺臺下為甬道俱礱石為之甬道左右為東西廡廡下為戟門崇廣深邃視殿稍遜上有

樓樓之上窗櫺四周光明洞達登樓遠眺山川景物如畫門之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門之前為池池廣而深中跨石梁梁兩旁繚以石欄池之上左為禮門右為義路池之下礮巨石為櫺星門門前為屏牆開道德二大門其諸位神龕及崇階峻級俱用石者圖久遠也於東廡牆外構明倫堂及頭門堂之後建儒學兩齋各二棟又於西廡牆外建忠義節孝二祠廟內外橫直路及圍垣皆砌以巨石凡所作皆堅實精密而廟學以成是役也締造經費通計一萬兩有奇始事於壬申季春訖工於丁丑仲秋維時邑侯張公莅萬甫替威惠並著政修事舉睹斯作之成不勝欣喜與儒學魯公藍公以

其成事具詳上憲焉吾因是知天下事惟難於慮始耳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以小邑而興建大役非常事也宜其懼也乃以六載勤勞成一時盛事是豈偶然哉後之覽者知遷建之維艱念成功之不易時加修葺則斯作也庶幾垂之千秋萬禩而無敝矣茲役也提調生員汪發楫貢生高嶠會計生員郭治清監生聞鳴鶴掌收樂助生員辛廷舉武舉宋拔監生巢起隆生員汪發峻胥袁郭秉毅拔貢生巢起崙募勸舉人辛廷芝王都毫督修生員周繼盛職監辛衢共矢公慎協力同心始終不怠是皆可嘉也例得備書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孟冬月

啟聖祠記

明 辛 磊 邑舉人

嘉靖九年詔立啟聖公祠以先賢孔氏鯉曾氏黜顏氏無繇孟孫氏激配徧及天下郡縣維時林侯聯峯令萬載百廢具興得西壩廢祠踵而爲之猶重憂乏費越癸巳春董其事於盧君鼎僦工量值命日募傭仍厥基新厥良材端厥廉階中爲享殿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前列門三門各有扁垣甯聿新畢工於歲秋費弗官縻役弗民擾事既竣侯將報政尋拜戶曹屆行盧君以磊眠其盛而落其成屬爲記之竊惟聖人道侔天地古今知尊事之矣至崇其親以特廟釋奠實我國家尊師右道超軼前古盛典也夫道萬世之公出治民退修已一而已矣仕不名宦民罔治處不鄉賢身罔修非聖人徒也卽於聖道淵源有愧矣侯奉名宦鄉賢列其左右俾獻斯廟者指某宦言曰此先代名宦也吾觀風於後可毋效哉士夫詔相者指某賢言曰此吾鄉先賢也吾贊禮於後可毋勉哉出以道治處以道修無愧聖道卽無愧啟聖之心也此吾侯之微意也夫若夫寢成孔安盧君亦有光於是哉

鼎建崇聖祠記

國朝邑令 程元度 長洲

萬載古康樂地隸袁州西北境山環紫蓋水繞龍河鍾靈毓秀代多賢喆邑雖偏隅而文風與通都大邑埒歲丙午余承乏是邦釋奠聖廟仰瞻殿宇巍峩門廡峻敞以及齋舍庖湏

無不畢舉心焉嘉尚之竊惟聖學之昌明莫非前烈之啟佑
此我

皇上所以有追封之詔也今爵號渙頒而式憑之所豈非缺典乃
進諸生謀之以詘於工力對余喟然曰舉廢興墜守土之責
也况崇聖祠乎爰出俸鳩工庀材屬貢生汪廷獻董其事經
始於丁未秋迄戊申五月落成余適以鞫鄰獄詿悞部議降
調欽奉

溫旨引

見去有日矣諸生欲余爲記謝不敏請益堅遂勉書數行以志祠
之成非敢云有裨於學校也後之來者勿譏言之無文其可

哉

重修文廟崇聖祠記

國朝主事

辛文彬

邑舉人

邑文廟移建於乾隆壬申距今四十餘年矣聖殿四壁悉毀
文磚厥柱以石枿樵榱桷完好如初惟殿外牌樓雨淋日炙
年深質朽旦夕間摧壓是懼而崇聖祠木柱盡滋蠹蝕值邑
中建考棚諸首事先將牌樓拆卸擬鳩工庀材急修葺而力
未暇也嘉慶五年彬告假歸周覽上下惕然不安適考棚工
畢卽與首事謀之諸紳士之有力而好義者慨然捐輸自數
百兩至數十兩不等計得金八百有奇慮不敷議收考棚餘
金以助旋將崇聖祠撤新之地基填高二尺柱易以石締構

堅緻大成殿牌樓雕鏤丹雘巍然煥然其餘廊廡門檐上下
兩旁缺者補之剝者更之無不慶廟貌之重新也因思我邑
自昔廟制規模宏敞爲郡之冠迄數十年樸素渾堅無改於
舊此先輩創始之功也間有朽壤諸君葺而新之復可資崇
祀者之瞻仰而我邑侯仰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洎吉敬懸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於廟中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瞻仰雲漢涵泳
聖涯必有鼓舞奮興思所以樹立者風氣蒸蒸日上益光於
前是所望於有志之士已興工於嘉慶六年七月越明年七
月告竣同事囑彬記始末敬浣筆書之

重建明倫堂記

國朝邑令 常維楨 廣寧

天下之治亂人心之邪正爲之也人心之邪正人倫之明晦
爲之也人倫常明而不晦則有正無邪天下又安有治亂哉
陶唐之時民風淳穆帝堯猶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爰命司
徒敬敷教焉則倫之必明在季世益宜亟矣萬邑舊有明倫
堂相其故址闢大廣博余初莅任所見惟瓦礫成堆柱礎階
級無一存者問傾圮之自已三十年所矣慨然曰斯堂之設
非僅司教者位署而實諸生講習小民則儆之地也前之長
吏奈何委之草莽弗過而問乎因謀於衆不獲乃自捐金佐
以雜佩仍其舊基恢以新模繼文廟而落成夫聖之所以爲

聖亦祇人倫之至耳則

天子之所以命吏無非代爲明此倫也吏之所以治民民之所以自治豈舍此倫而他有術歟倫旣明矣將見爲子知孝爲臣知忠爲友知信爲兄弟知有序爲夫婦知有別今日休風不與陶唐時媲美也哉尤願居斯堂者思命名之義範其身以範多士無坐擁其位徒自號曰師也庶不失余構堂之意云爾

重修明倫堂記

國朝邑令

許松佶

闕縣保舉

歲戊申余以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菜首謁聖廟瞻仰殿庭聿新巍煥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

知施君之力爲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余豈敢辭第時已入冬轉瞬改歲且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据數月僉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進諸紳士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釀費經營閱三月而告成旣塗旣茨以丹以牘書聖經一章於屏每朔望集紳耆宣講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徵者以顯幽者以闡明其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之地詩書之氣日積絃誦之聲時聞其庶民相安於閭巷各供其職業

沐浴膏澤歌詠太平爲長吏者亦得以課政餘閒時登斯堂
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德化之有成也豈不幸哉余不
敏莅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勤宣

聖天子恩德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孳孳不敢怠而於此堂之成既
喜爲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勲厥成卽以質之
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己酉始事於季夏
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成邑紳士舉
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張士魁生員汪朝
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勲事者甚夥悉勒碑陰是爲記

重修縣治記

宋邑令 徐昇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於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
隸於筠則南唐保太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
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
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
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若蘭相如風穎秀邁若
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
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舊治地勢隱然負山帶江民安物
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將杜產率羣
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邱墟
繼而劇賊曹成馬友輩支黨蚊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

郭郭血肉我生靈狼殘虎噬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冬
昇被命謬職宰字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眾蟠踞山谷縣官
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
類脫兔首鼠無復恭衙諾士庶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
安土計予視縣治故所則林樾蔚然因歎息曰昔衛有狄難
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邱建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
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眾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
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
乞師以靖凶殘而扶療瘡痍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
意遂以八月丙戌剪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

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
寢之堂聽訟之廳吏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廚賓廡各有攸序
而崇卑廣狹率視故址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
材而罔出科斂規模簡儉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
也方凋殘而興土木人不以為病纔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為
亟者民人離散失所依而喜其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
下百有六十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
為慮豈知一旦變亂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既修復矣
邑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寧有幾
然則後之生於斯含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昇雖

及瓜將代不可不書其廢興之歲月俾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陳令修縣治記

明修撰 羅倫 永豐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菲惡以甘美敝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內以位敘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非獨以自養也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載礪帶衰筠俗號易治靡宇腐壤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八年矣知民之可使也

乃圖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百餘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剝膚椎髓公私罄然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於斯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於民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道也

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於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尙
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生員彭用
中陳鑑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譙樓門廡記

明邑主簿 黃自中

新作譙樓旣畢知縣趙君中謂主簿黃自中曰斯役也縣丞
馮君原禮實力其事具有牒縣辭蓋徵書之以記歲月謹按
其牘曰叨承簡命共撫茲邑公廨官舍律宜修理斯縣兵燹
之後雖建立廳事而修葺未備北門城樓暨倉宇俱劉氏敬
與姪明德屯據時所爲近就墮毀遂諭居守者戒市民拆運
木瓦柱石勸各都里長供給工食兼捐俸贖布帛徇人匠迺

相物料量度長短起造巒覆以旃蒙大荒落之歲季冬丙寅
作儀門兩廡吏舍明年仲春己未堅譙樓築廳前露臺甬道
立戒石亭未始差斂稅民擾害鄉疇也夫官治草創弗稱觀
瞻相時成事締構經營之有方馮丞可謂能盡其任矣協謀
於前思繼於後絜非同寅之力其將曷賴焉而余幸在末僚
亦與有榮於其間獨惜典史韓昱遽先物故弗克共落成爾
爰述其語勒諸石以諭後人又明年秋杪朔記

譙樓記

明學士 吳 節 安福進士

萬載哀屬邑在漢爲建城在吳爲陽樂在晉爲康樂五代爲
萬載宋元因之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

泉之號巖之可稱者仙遊龍成也橋之可題者雙虹南浦也
名宦則有林景達冷應徵諸公以名蹟稱人物則有宋齊邱
廖洪諸賢以文學著讀書有堂科貢有學仙釋有紀物產眾
多誠大郡之勝地諸邑之奧區也成化初海陽陳公璨奉命
來宰是邑宅心以仁懷民以惠暮年而政通人和流逋四歸
再暮而風移俗美稼穡以穰遂倡諸寮樽恒祿節用費首葺
公廨以嚴出入次營學校以崇士風暇日登麗譙見其棟撓
瓦墮風雨污漫歎曰表望在此其凌替至斯乎迺謀諸父老
百執咸曰唯命邑之富民聞之皆願分貲以助遂蠲日培址
鳩工輦土取材於山鑿石於阜建樓五間爲飯三滴叢以飛

檐繫以風鈴繪以丹青發以堅壁大書其額曰萬載縣又設
鐘鼓柷籥刻漏於上以備嚴更擇人守之由是黎庶奔走來
邑下者瞻望麗譙翬飛藻繪咸嘖嘖歎美以爲昔未曾有其
過事入公門者亦皆鞠躬引領無敢差池此邑望所以尊隆
而政治爲之一新也一日教諭喻淳率諸生登眺其上聚首
言曰茲樓之成功用浩大宜有文以紀之乃遣秀士二人走
書安成徵爲記將鏤諸石子惟麗譙通邑之表四遠所觀望
也况考景定時以修政務祇麗更滴以警閭閻皆事之大者
也昔在宋時張希顏知萍鄉殿直范延賞過焉夜宿邑邸聞
更鼓分明知其必有美政歸以語大臣張詠詠然之薦名於

朝遂登顯仕今陳公爲政清明愛民如子平徭薄賦市不易
賈孜孜焉惟耕稼是勸比希顏之政勤勞過之矣且建麗譙
以壯邑觀豈特更鼓分明已耶使節所經必有稱道而薦剡
者遠大之望端有可期不但展百里之材也於是述其興造
之始用工之詳壽諸貞石以垂永久

修寅賓館記

國朝訓導 辛金鑑 邑歲貢

古者握髮吐哺以接四方士必先設館以停高軒凡以寅賓
也我萬賓館之建由來已舊迨官署壞而館亦廢康熙丁丑
何侯重修縣治堂廡譙臺罔不聿修獨缺寅賓一館遂至我
客戾止無所托足惟設劑於闈者以聽進止非唯簡褻亦冒

嫌疑我邑侯汪公莅治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因念令長
一邑百里之內咸所托命若惟杜門謝客不接一人不聞一
語是直自蔽其耳目也乃循舊制率二三紳士建屋三楹於
譙門之右潔其堂奧繚以垣牆而晉接有地矣嘗聞禮有主
人敬客客敬主人之文蓋言客有嘉言懿行足爲主人所取
而致其敬以故素心晨夕交相引重倘士不自愛或私謁而
背公或干牘以營利或爲暮夜之貽則是客不敬主且致主
人之憎拒之惟恐不遠豈非自斥於門牆之外乎臨斯館者
必敬以律身更敬以奉上非公不至非禮弗言一酬酢而挹
其風裁一話言而關於樂利然後賓於邑多士羣相則效賓

於王四國奉爲羽儀庶不負我侯寅賓之盛心耳若以奔走趨承爲敬趨趨囁嚅以濟其私特廝役之類耳何賓之足云

重修城垣碑記

明副憲 鍾 烱分宜進士

康樂邑萬山中四顧巉巖崿土瘠室窶徭煩賦重於江西夙稱上疲邇者新餉日增敝民益苦奔命而思免脫雖重關雄堞不能域况故堞低庳邇復傾圯什之七八兩河直貫城市漲囓城址且什之三宦茲土者雖隱憂庫獄而訕於時之無可爲不得不坐狃苟簡以及瓜會歲壬申剽寇從閩粵蹂躪虔吉昭武尋及盱江臨陽諸地鄰震吾袁兩臺使計切疆圍亟從治行高等中廉文武通材推轂郡侯田公俾振旅靖

盜倚爲長城於是田公往而各屬警備獨康樂全堞就頽重門擊析靡所倚毗吳興章侯令其地瘠辛萬狀孤城仰屋尤日思繕禦周行睥睨而憂之請於田公仰白諸當道得報可則捐貲鳩工伐石甃其土之地而崇其庳復爲鼎關建哨周石欄以防衝突復陂堰以備潴洩今龍河烏溪二哨雉堞重新侯綢繆桑土慮周若此顧嘗謂人曰田公价人維藩保障四封屹然干城數千里環江以右實嘉賴之席公宇下而不繕城增備微論曠瘼滋矣脫卒有不虞如柙積何且公實教我更捐祿入董厥成今日之役匪藉手我公不及此工始於壬申夏月至癸酉告竣屬余記其畧余嘗閱史氏所書請城

洛陽與大梁事或以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爲說而
詆其示人弱竊以爲不然重門待暴載在易訓當隆古盛時
曷遽暴客是虞乃繫坎取豫慮周且遠卽今世宗朝號稱全
盛一旦島寇猝至而大江以南不城之邑與城低且庠者悉
子女玉帛以餒賊其郭之七里三里乘高而呼猶可爭雄於
矢石卽近者瀕海如登萊醜虜環攻卒未得志又如虔吉昭
武諸鄰壤窮寇肉其人民墟其村落而孤城斗大憑墉下瞰
虜目飽氣盡無能騰躍數武以肆掠都市貽憂帑儲未必非
城之功今幸上臺允議與田公協田公捐修與韋侯協金湯
屹峙控制上游固兩相與有成哉雖然此險之有形者也無
形之險在黔首心兩侯固已得之俾永堅其拱衛矣詩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其不負侯於今日哉

重修城記

國朝知府

李芳春

奉天舉人

余荅袁以來旣以萬載田賦事往來縣治躬自較閱蓋不啻
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卽安旣事之暇按
閩縣城四門週遭殆遍見厥土卑隰雉堞傾陲雖若屹立維
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一水中流若南浦龍河烏溪等
處頗泱泱不易測扞蔽之法更難施設余悵望久之適康熙
甲辰夏仲奉功令修城余旣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單騎詣
萬進范令而熟謀之及論於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終

於無成覩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此之役非
數千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濟或捐俸或將助
爲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議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
籌之寅友咨之協鎮與萬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共襄曠舉
荷守道施公軫念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有差予
乃躬行措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總其事
遂於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歊而經度營表一木一石皆
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問閭有苟且畢事不
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總計週城一千一百
六十四丈自夏徂秋萬堞崇峙提封如繡從此春雨秋霖可

無意外之患而樓櫓鼎新防戍有堡瞭遠有臺儼然金湯天
險矣至南浦龍河烏溪等處爲水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
畫求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塵雲
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福嗟乎予爲萬不憚艱辛類如
此總計三年中蓋往來十數又爲郡城工亟難以簿書期會
集事以故倏郡倏邑跋涉水草每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
事之不得其當也今幸僉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費約二
千六百二十兩有零米一千一百石有零出入支給另詳冊
中余微俸之倡微助之捐區區未足云是役也萬令范廷鳳
實同籌策竭心力而典史于昌祿營官李虎等咸著有勞勩

例得並書

重修先農壇記

國朝署令

楊際華

閩縣舉人

先農壇在邑南關外雍正四年邑令程公元度建嘉慶十二年周公吉士修外壇內祠春祈秋報神妥焉民庇焉道光九年冬十二月際華來權斯邑歲修祀事命灑掃陳豆邊趨踰對越無敢懈今夏五月大水祠遂圯際華念

國家之重農也政事之首食也黔黎之以穀爲天也推原夫水耕火耨之始而報本焉故祀先農今使神無所臨祭無所設於禮則已疎於民事則已怠經之營之烏得而勿亟謹捐俸繕造吉日鳩工庀材修築如舊規而棟宇加明牆垣增固凡

興作三十有五日竣工際華適偕寮采率士庶迎神於祠而致祝曰蜡始伊耆祭隆先嗇禮擇元辰爲穀祈實立墀配天尊無與極奉主祠宮繫有司之職茲邑雖小民勤種植潛水畝山蕃稔藝稷惟賴神功以召和甘以驅螟螣而後豐年穰穰得普存之民力敬新厥壇爲神所憑依而降陟令無他求求民足食神果歆焉則必賜之德祝畢九頓首而退謹書其事於版道光十一年秋九月朔有四日

惠民藥局記

宋直龍圖閣

張嗣古

宜春進士

鄱陽吳予似丞萬載且三年以書抵予曰丞於是邑政無細大皆得預聞庸詎可負韓文公謂偏嫌不可否事者蓋有激

云爾走雖不才切有志焉惟是卒卒將受代而奔走臺府無
虛月在邑之日無幾顧何以自見獨嘗念邑在萬山間民有
疾疚無所求藥束手聽命於天往往不得永其年乃捐所得
添給等錢通若干繕請諸常平司願循環運藥以售諸邑前
使者著作郎章公良肱許焉又請諸常平司願屬諸邑大夫
提督月計以貽悠久今使者郎中袁公燮又許焉自是邑人
無遠近皆得善藥庶幾持此以謝邑人願公記之余發書躍
然復之曰仁人心也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心蓋無乎不在也
推是心以往則隨用皆足以及物仁不可勝用矣心不在焉
楚越肝膽但見人自人已自已尙何望其誠求赤子哉學士
大夫志乎仁者也而高者或澳忍於簿書之間卑者率佻倪
於風埃之下視斯民癢疴疾痛若舉無預於吾身者此無他
心有不存焉耳予似不鄙夷其官匪身之謀而卷卷乎斯民
唯疾之憂是蓋心之所發見而非勉強爲之者誠能擴而充
之細而一州大而一國必將循標察本培護根源以致其惻
隱慌惕之心所謂暴征苛斂以剝民之髓膚者必不爲也所
謂嚴刑峻法以殞民之軀命者必亡有也則其愛民利物豈
但創一藥局已哉請以是爲記予似曰可乃書以遺之

城南社倉記

明少卿

宋良佐

邑進士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爲不足無

六年之蓄為急無三年之蓄為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荒歉無常備之不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於積乎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缺食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於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不足供稅廩庾儲蓄無幾遇旱澇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溯淵源出宰吾邑詢瘼察隱視民艱食若切痲立迎春亭以重時政建養濟院以恤

孤貧置南儲倉以便轉運清通徵法以平輸納政績顯著當代屢褒崇之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加大夫秩留久牧欲衽席吾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侯措置多方度里中地之便民者各立社倉勸誘鄉民民咸樂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斂散之規宛然朱氏遺意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楮樹潭曰進城曰牟村每豎巨廩四門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取邑南隅預備倉左側空地立城南社倉左右巨廩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守宿者以司啟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真不易之規也孟冬工浚邑鄉者屬余紀其事余以為君子之仕也每難於濟眾

而濟衆於顛連無告者爲尤難此法立蓋有滂不能溢旱不能涸疫癘不能災惠澤沛然溢於萬載與朱子活浙東之民者其心一其事同救荒之策孰逾於是侯諱文光姓胡氏號西川直隸徽州黟縣人嘉靖乙卯鄉進士

重修南米倉記

明邑令

畢懋良 歙縣進士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余捐貲庀材鳩工補緝者六豎造者二不費民間一粒越月告成余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於南運小舟苦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而輸之又苦捆載所費詎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竭家以從猶且不給余益以三千石南布

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脚耗銀給票令自催收不從官中兌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各都酋悉余酌定不假手胥吏無偏傷之患各糧里自以爲得蘇息乃余猶以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空力效國賦終不若優游閭里之爲逸也自彫疲旣久豈能頓復因於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余所以優恤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兄弟永守之若立石侈譚營造非余意也是爲記

重修文昌閣記

國朝邑令

常維楨 廣寧

距學宮東南數十步有閣曰文昌俯矚急流下臨孔道環虹橋以挹秀峙筆架以呈奇蓋邑人士所恃以毓靈者也自兵

火蕭條閣亦圯毀康熙癸亥泮宮告成諸生感階進日俎豆
重輝鐘簷復奏聖之神侯之誠也第東閣未葺如曠闕何楨
曰微諸君言吾籌之熟矣夫一邑之望憑於山衆山之歸憑
於水水不濼洄曲折而直瀉千里則水脈無情山容減色故
巨津狂瀾必有砥柱通都大會必有關鎖在浮圖一佛氏教
耳猶能以高銳之壘鎮厥招提况羽翼宮牆如茲閣者其不
爲一邑鎮乎葺之誠不可緩諸生忻躍而退於是恢擴舊模
高甃石址層壘營構祀帝君於巍峩之上四牖洞開萬峯羣
拱儼若清霄之耀奎壁焉是役方舉有邑民彭衡古者因祖
坊廢墜與閣爲鄰願以仆地羣石助修垣址斯亦義風之不
可泯者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惟於士有益實庇一邑於無疆
因走筆漫記

創建文昌廟記

國朝邑令

陳文衡龍巖進士

邑龍河門內舊有閣曰文昌康熙初知縣常維楨因其圯而
修之記載前志雍正十年知縣汪元采率士民重建并塑祀
帝君奎星像於閣中因其地踞高阜藉以撐峙文峯雖體
勢巍峩而規模偏仄原非官廟制度也嘉慶六年奉

旨以

文昌帝君有功文教仿照崇祀 關帝典禮每年春秋動

地丁銀二十一兩致祭著直省各州縣一體遵照於是天下

郡邑皆立廟崇祀萬邑以乏費未卽建就試棚內恭設 神

像塑望行香春秋祭祀悉於是乎成禮然而宮廟未營終不足
足以彰盛典道光四年邑紳郭世華辛錦斐陳鼎龍宋珊宋
海嶠宋謨策郭如岡郭樹藻鮑啟倫九人子孫僉願捐資建
造惟卜地購材尚需時日未敢率易從事六年文衡來宰茲
土邑紳郭大經等業已筮地北關內相與擇吉鳩工仿廟制
構造爲中庭九楹石柱八重簷四流繚以飛桷周圍石柱二
十有二豎牌樓於正中環以石階階下爲露臺臺下爲甬道
拜墀俱甃以文石左右迴廊石柱八列魁樓於前飛閣拱翼
閣之前爲儀門內外石柱八閣左右爲官廳旁各有室中庭
後爲先代殿石柱六東西夾室四爲祭器庫環以磚牆牆外

西偏構屋五間爲守者棲息地閤闕壯麗美奐美輪經始於
六年八月至七年秋遂迎 帝君神像於新宮行祀禮嗣加
斲礬丹雘又五閱月功始竣共糜白金一萬一千七百有奇
皆九家釀貲經理不旁及焉衡於此竊有感矣世傳 帝君
爲文章司命士之登科甲躋膺仕者實主宰於冥冥之中萬
邑人才輩出甲第蟬聯內致卿貳外膺民社者後先接踵久
爲 帝君之眷佑明矣今者廟貌旣成神靈以妥雖感應果
報之說諸君子不以是存心而宮庭翼翼俾歲時薦馨者得
以對越駿奔冀陟降之在庭也 帝君實式憑之其益有以
福此都人士殆亦理之可信者歟至於不惜多貲經營創建

藉以襄

盛朝祀典之隆如九家者可不謂勇於爲義乎哉謹記

重建武廟記

國朝邑令

衛鷓鳴

大名進士

關聖帝君自漢以來祀遍天下

國朝封號彌極加崇蓋以天下生靈之所受庇厚其報也春秋致祭鉅典煌煌蓋爲天下生靈延福澤於無窮重有所也然非帝君皎然之心浩然之氣光日月而塞天地照人肝膽刷人精神曷能使朔望晨昏供香火者自官員及士民雖婦孺無不虔焉則其節義之昭明綱常之振興天下之人莫不有聖神之監臨在於旦明屋漏中而思所以尊親也萬邑

關帝廟舊志載在雙虹橋今失其址明邑侯姚公移於靜安寺前燬其移自何所亦闕如相傳邑生員宋啟洛集同志百餘人修祀事以爲美談而展祀時宰牲佛前祭者心不安邑之人士皆不安焉乾隆四十年職監生辛瑛捐石柱六志立廟以獨力寡勩未果嘉慶十六年生員

倡建勸

捐數百金以功程浩大未集也余以道光元年春來任斯邑瞻謁時心悸念聖帝有特祀而無專祠宰之罪也嘗與邑人士言之皆爲慨然幸蒞任後年穀順成人心鼓舞卽捐廉勸邑人士併力舉之職員宋維新等首其事城鄉土籍皆踴躍樂輸不數月貲可舉矣卽卜基於靜安寺左鳩工庀材作

於道光四年十一月告成於五年十二月殿廡門庭與藏貯祭器供事值宿之所煥然肅然無不整備共計三十三間需白金五千有奇以余之舉其事而將去也屬爲記余以萬小邑非年豐人和不克成斯舉今以百數十年善人信士力圖而未逮者期年而告成民力之足以濟衆心之罔弗協無非神之所感而通所佑而行也抑無非邑之人崇義尙節炯然悚然覺有 聖帝之神在於心懷而後不忽於所行也矣是則節義之所關綱常之所係必有介然其不苟毅然其自堅者由此純臣孝子端人正士森森林立其成風矣受福其餘事也而爲福莫大於此也余惟記其始末推其意爲一邑勸焉廟之基宇及捐貲各數併勒碑陰以示來者道光七年秋月記

創建賓興堂記

國朝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善哉萬邑尙義者之多也九家旣出貲建 文昌宮義足尙已一時人情慕義慷慨捐輸若者金錢若者田畝計得財產又三萬有奇遂創爲賓興之舉以其租息爲童試鄉會試資費培植人材增長士氣誠盛事也考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康成云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

之典綦重已近世科舉之制蓋昉此雖然今之縣古侯國也
古者鄉舉里選而升於國無長征遠涉之費今則始彙於縣
繼考於郡而後試於學使者三年大比鄉則省會也賢書入
貢國則京師也道途修阻或數百里或千餘里或數千里程
愈遠而費愈多應舉之士每艱於資斧而裹足焉可勝歎哉
茲乃預爲之籌自小試迄

廷對皆有贊助上以副

聖主作人之化下以酬英才利見之懷用意不甚厚乎惟是貲產
生息度支出入不可無經理之人尤不可無經理之地而諸
好義捐輸者亦宜誌之以示不忘爰於 文昌宮左側構賓

興堂一所爲屋三重前爲門中爲堂堂後爲寢室設木牌序
列樂輸姓名用以昭茲來許俾不至久而湮沒也其閭閻姓
氏則另列於旁舍以示別堂之左構屋再重爲會計棲息地
經營妥善堂宇寬宏誠足以振士氣而彰義舉矣時三區龍
岡及東洲高魁諸書院後先並建亦各有賓興之設故無容
再合余蓋善其創舉之易作育之周且其事緣 文昌宮而
起是又 帝君有以默相我多士俾得憑藉以馳驅皇路
也將見奮志青雲聯翩直上建勳猷光梓里濟濟者皆廊廟
之選焉豈不足爲邑人慶哉至其田畝若干租息若干贈遺
資給若干及董事芳名悉詳於冊茲不具載

二先生祠記

宋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

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能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彝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勳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

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

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也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萍鄉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

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
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
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
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
君子之罪人也

城隍廟記

明邑教諭

朱

憲

山陰舉人

有國家者利民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者山川社稷而外
庸坊其一也高皇帝正祀典以庸坊之利民不可不祀著於
令甲爲廟天下郡邑皆立之廟之高廣視廳事爲差職郡邑
者將視篆必先謁廟有事於山川社稷則載其主以配享所

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與神合爲民利不爲民病也萬載舊
有城隍廟在邑東北隅去邑治不一里歲久堂寢門廊皆傾
圯予自宏治丙辰視學篆日其廢壞已未冬洛川張公道顯
來令邑詫曰廟廢若此曷稱神棲更新不可緩矣義宰辛潤
字延仁出私帑若干緡市木石甄瓦覓工役作中堂五楹後
寢三楹又作東西廊各五楹爲堂之翼作內外門各三楹爲
堂之限月臺丹墀夷以甄堂寢門廊覆以瓦與夫龕坐几案
之設黝堊金碧之文司曹馬侯靡一不具堅好礪密足垂悠
久經始於庚申春三月十二日落成於辛酉春二月吉日道
顯公奉神像中座每祇謁顧謂僚佐曰廟之更新也費不出

於官役不及於民辛子克成吾志矣將記其事未幾以艱去
乃請予記之而予以校文南都旋考績北上不果後八年戊
辰延仁走書來徵文竊惟人有財不能施者爲吝能施而於
無益者爲濫皆非義也夫人心易惑莫如淫祀峻殿庭侈臺
觀傾囊倒篋而不恤惑之甚矣今延仁仰遵朝典成邑侯志
於城隍所棲不吝捐緡撤廢而新之誠可謂知義而尚焉者
也神用永歆監吏民之臧否而禍福之則茲邑享久安長治
之福不於是可卜乎後世任起廢之責亦有如延仁者乎予
故記之以俟

重修城隍廟祠碑記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邑之有城隍祠其規制與邑廳事埒夫豈虛崇廟貌將金湯
實式憑之歲有旱澇則令茲土者必以告神爲之請命於天
亦猶民有疴癢邑令爲之請命於上也萬固巖邑地當四塞
鄰境有警則風鶴皆驚而城垣之設初制苟簡近益漫漶與
無城同奸宄更復叵測且田居山陬狀如樓梯十日不雨卽
苦旱五日連雨卽苦澇故余常謂爲令於萬難而爲神於萬
亦難自余承乏若與神精爽相接八年間禱雨雨應禱晴晴
應閭者小大之獄默禱於神神亦必先告之卒使囂者以定
黠者以馴卽無歲不被災沴無年不罹鄰寇而猶能存其子
遺寢其睥睨則神之照臨茲土者遠也第廟貌儼然而顧瞻

廊廡門寢日卽於頽亦復與廳事埒余謂廳事爲令所出政
天禍不德葺而復壞以昭我過固應爾爾祠宇爲神所棲依
神則何咎可不謀所以重新之乎而一時會首辛張汪陳楊
周彭李潘龍王龔林等遂相與踴躍而前矚金鳩工不踰年
而門寢廊廡瓌璋壯麗金碧輝煌通邑士民舉欣欣然余曰
是可以彰隆報矣會余遭斥逐羈繫於袁邇時楚寇竊發自
昭萍窺伺袁郡余日與袁之戍卒更番守堵登埠而望日
安得南風不競蠶茲狡奴不北其轅乎則幸有神在耳不然
焚劫之慘適當落成之時將神之捍衛吾民者謂何且非一
方所以崇廟貌之意也而誠精所至夢寐與神俱亦遂若掀

髯而就余應曰唯唯卒也狡奴反風滅火三至張家山下不
利而退豈其有神兵在耶夫乃知神之果能捍衛吾民而民
之尊崇吾神爲不虛也嗟乎余惟不能爲民請命而議蠲議
緩動而獲咎神直能爲一方請命而水旱盜賊保以無虞神
亦靈矣哉雖然神之爲道上通於天必能下牖乎民計自今
時其雨暘驅其游惰化瘠土爲沃壤起不毛爲樹藝呼哀鴻
而還集變頑梗而急公其以崇事神明者崇事長上使盡滌
肺腸以無累後之賢者余卽斥逐歸休乎猶願逖聽風聲以
無忘八年對越之忱一時經營之盛云爾故不辭不斐而爲
之紀其事因以昭告之若衆姓樂助共費若干緡則命鐫諸

碑陰可也時崇禎十一年孟夏月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教諭

辛廷芝

邑舉人

邑城隍廟明正德九年義宰辛潤獨力捐建越崇禎十一年合縣重建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遭回祿劉侯體元倡士庶更新之歲久朽壞乾隆三十八年西川進士楊侯長佐來莅廉明且勤見而歎曰水旱疾疫胥神焉禱顧坐視神不安位非所以崇明祀也乃捐廉爲倡邑士鄧鉉等承侯意偕同志十餘人董其事咸知其克矢公慎也踴躍輸囊焉鳩工三載規制甫就而鄧君歿或疑鄧致力於神未獲神佑予曰此正神之所以爲神

也使以其有力於己而報之是以私交也與貪墨吏受賄賂妄作禍福何異且君子之敬神也將以免禍而祈福乎抑以心有所凜必確循乎道而無所於苟卽感天地通神明由其其選乎今鄧君體楊侯意爲此非有所祈於神數之修短神豈必有私於鄧哉適厥工告竣以記委予予不文烏足言記顧不可使後之人無所攷其歲月因爲記之如此抑以堅崇明祀者之志工興於乾隆癸巳春告成於丙申冬費數千金有奇規模宏敞金碧璀璨所以妥神者至矣襄事諸君例得備書總理

督修

乾隆丁酉冬月

重修仰山祠記

元謝詢

高安縣志 卷二十九
孚惠二王姓蕭氏爲瀑淵湧躍之神雲入荒雨四極袁仰山其故宅也載記起晉代唐永徽至長安作兩書生附彭蠡徐璠舟鞭風駕霆一日夕至分宜縣靈異施集雲第一峯與小釋迦寂公作庵時聽說法卽仰山寺古廟在瀑水龍潭上今遷堵田萬載城西奇圃山水佳麗舊有仰山二王行宮至元丁亥秋七月大旱進義副尉達魯花赤萬奴承事郎縣尹王國用進義副尉主簿李珪縣尉王仁合誠請禱甘澍隨足一邑之民以生官僚主盟重建靈宇委請陽俊胡巖孫周庚張世茂李一躍袁辛張遜易寅翔李俊張祐龍阜高袁辛繼張程王發陽壽周仁徐信鄉老文興貴等幹緣施財運木鳩工

十二月庚申吉日創正殿衆心輻輳眞宰桴昭土庶虔祈遐邇丕應洞庭日廣樓閣雲齊像設嚴鼓鐘備修廊表廡燦碧輝金左右壽山廟前隙地徐信置入躬領衆善友執鋤於四圍界內種杉松萬餘株爲後修造用仍自捐金穀辛卯建竹渡橋甲午建潭埠橋丙申修紹江橋辛村橋壬寅修邑南浦橋瑞州府上高縣五里斜口橋下二十里端港橋處處興修源源利濟告天祝壽上報聖皇下爲生民祈禱善心充拓定力堅信可謂勇往精進福德智惠人也廬陵先生八十五歲由湘回經張函閩奇圃仰山之盛特進瞻謁有揖余言信等半生精力見於祠宇橋梁神像官董其事人勰其助合紀載

以垂永遠余諗之日子之功子之行非言可既乎惠銘之久
矣如是因如是果受用無盡贊歎之至姑寓記云

淨安寺記

元僧柏庭

龍江山淨安院自唐武德八年創建於縣東北龍山之前羣
峯聳拔古木蕭森龍河之水縈帶紆迴殿堂隱霧樓閣連雲
春則香飄幽谷夏則百草繁陰秋風桂馥冬雪梅疎四時之
景無不備真仙境也寺之僧皆慕西來祖意朝經暮懺祝延
萬壽普福黎民至咸亨二年歲在辛未朝廷頒行科式勅天
下僧衆請給文儀修奉十方作大利益至梁唐晉漢周五代
之時寺朽僧稀迨唐明宗癸巳年祖師若冰重建殿宇法堂

聿新其舊至周顯德四年丁巳樓殿傾圮草生連壁藤葛牽
椽迄宋開寶四年辛未僧從緣奉縣帖續創殿堂丕興厥址
至宋嘉定九年丙子南泉山祖師普庵曾遊於此有鐘銘垂
於寺因敘之以誌歷代興廢俾後之僧衆世承罔有極哉大
德三年己亥孟夏月記

玉虛宮記

彭

澄

邑舉人

邑東九仙宮肇自唐太和六年迄元道人黃竹關解官躡元
卜是棲真倏有覺附八仙乘雲去因名九仙特地處闐闐壇
宇環垣徹圯殆甚匪惟無足起瞻式繫重貽玩媿焉予昔讀
書於茲有道冲應者會礪石作門予爲題額嗣予宦鞅十數

年每念桑梓此地輒往來於懷亦昔人不忘舊遊意也頃予
被命督漕淮徐間鄉先輩袁君介石等寓書予曰觀壞不修
舊矣今門內真仙之居觀徒浩然旣勉庀之聚斲爲殿以祀
真武倚殿爲亭以列九仙顏其門曰玉虛宮欽崇仰止視昔
有加絲門以趨通衢則又悉發以石堅整坦夷延袤數百武
許綜其費無慮白金皆出於禱禴捐施所獲錙銖積靳靳
劑量以有成宜得君一言以重之俾永勒不磨予聞爲之色
喜夫莅官者類以署爲傳舍置仆立不爲意無感焉耳乃世
有畢力殫勞謀堂構以貽子若孫其子若孫曾不一再傳支
分派析視先人所創若道旁然至緇黃者流誰復以成毀校
之乎浩然能不嗇其私殫其力之所能逮加意於人所不爲
而爲人之所不能爲爲殿爲亭神獲所奠爲逕爲塗人獲所
履其志殆偉矣哉乃予深有望於將來之或感而興者斯舉
也浩然能先之矣安知不有思闢其庭廡而恢廓之者乎安
知不有思週遭其垣墉而環屏之者乎安知不有思壯麗其
樓閣俾干霄而耀日者乎卽無有志如浩然又安知不思所
以圖其終乎浩然慎圖之予目望之是爲記

重修九仙宮碑記

國朝

巢汝翼

邑廩生

邑中不乏神靈祠而規模壯麗莫如城東九仙宮宮肇自唐
初其間興廢不可詳矣有明宏治丙辰合宮災道士鄒沖應

重建殿宇宮門正德己巳宮復災沖應與徒虛靈等醮金捐
貲壬申創正殿迴廊修砌門垣起豎石坊越數載復構旁殿
歷今二百餘年矣其稍完固者惟祖師殿若三清與三元兩
殿並圯上漏下溼風雨莫蔽余於康熙庚辰教讀其中歷十
有一載每徘徊四顧心怛怛然動幸會首數人以修葺爲已
任給會銀百餘兩不足各捐貲以助己丑春興工先從三元
殿撤舊新之牆甃以磚梁木椽瓦悉堅緻以圖久遠工甫竣
旋徙工於三清殿殿甃磚度舊材可仍者仍之否則易之至
庚寅春始告竣焉由是兩殿改觀神靈共妥而城東九仙宮
依然規模壯麗矣余因紀其事使後之修真者知所沿起且

使後之遊覽與讀書其中者咸知爲某某之功也是爲記

混元經閣記

明湯熒進士

曜靈觀經閣乃混元教弟子劉又元所建也觀居縣西二十
里懷舊鄉緬村里紫蓋山下相傳爲謝仲初遊覽藏修之所
歷唐至宋靖康觀毀後仍建焉元壬辰法堂頽敗又元懼宗
風之不振憂元範之無託乃竭己力告諸好事者備力備工
辟其地建是閣閣高三丈二尺四十有二柱上祀元帝像卽
其師高敬則所塑下爲居室以禮四方往來高士左楹以祀
宗師右楹以祀檀信辛勤十年而始成吾觀又元師弟授受
之業始以正一爲名初未及混元是閣之建其下開正一法

堂所尊奉經以度人爲名亦未至於混元比邈遁法師熊明德授以混元宗旨始以是閣名混元經閣夫學者旣以老氏爲宗老氏之言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非混元而何正一之用行混元之體固具乎其中矣夫混元者雖曰氣之始實未嘗有始也而亦不能無始也蓋其爲道出於未始有始之初故謂之混元求混元於言語文字之間蓋日已遠矣經典云乎哉雖然學者不假乎言語文字以爲入道之門則混元之境何從而至熒儒者也萬載縣令學掾歐陽彥斌來瀏陽求碑文又元就以是記爲請余於混元之旨未悟因彥斌回以質之師或曰庶幾然後刻之可也洪武

七年甲寅三月吉日

重修廣濟寺記

國朝邑令 龐

驥 陸川舉人

西關外距城約半里許有廣濟寺者卽晉宋時所稱萬壽山紫霄宮廣報觀也觀之名肇於道流寺之名昉於釋氏各樹其幟不相謀茲乃易觀爲寺易廣報觀而爲廣濟寺揆厥廢興成毀之由或有數存焉而所以命名取義者非無說以處此聞之西方聖人之教曰佛菩薩謂其普同濟人也廣濟之義其取諸斯乎顧佛能濟人而爲佛門弟子者亦必待諸檀那協心共濟而後有以宏其願力也已丑冬予承乏茲土見所爲廣濟寺者有僧均濟結茅爲庵繼易以瓦周遭皆蔓草

荆棘剝礎斷砌磊磊若晨星慨然欲謀興復而簿書鞅掌有志未逮及解組後甫越歲有僧電機同徒孫別瀾自北庵駐錫於此布廣長舌得善信人等出其原立三元堂賞修理寺像前殿仍舊後殿兩廊一舉而新之庀材維良鳩工孔固經始於康熙五十九年冬月落成於六十一年夏月結構莊嚴煥然改觀旣而建豎山門額曰西屏山堂眾又置石版墩田一千七十把爲永久之計庶伊蒲之饌充於香積而往來行脚不至托鉢無門矣從茲暮鼓曉鐘講經說法大開覺路其上慈航其濟人豈不廣哉相厥寺址延袤不甚寬蓄植增修以成招提勝境則廣報觀亦不致傳失俾後遊覽者莫不豁目賞心而忘其廢興成毀之感是固余之願抑亦諸善信及繼起者之願也夫因援筆爲之記雍正四年夏月

重修謝山庵記

國朝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今之僧非古之僧也古之僧守世尊之教不立煙爨鉢食瓢飲名曰乞士其處世合則留不合則去無少繫戀是以水邊巖際剝草縛茅便足容身烏必瑩棟誇美而後安哉今則不然買田以食創屋以居高墉峻宇金煥丹彩傳之其徒長子老孫一有腐撓便號顛佈施撤舊而更新之直將以爲厯劫不失之基視世之貪癡愛戀者有甚焉豈世尊之意歟然則今之僧遂可訾乎曰此時勢使然非一日之故而於中足觀

其能焉其能者枯槁堅確去奢斷欲勤身而謹食節用而約
出於以豐潤其室有餘也其介然不染於俗又非世之慕膏
腴逐炎熱者比夫果有守且能如此謂非君子所與歟若謝
山僧瑞月可嘉已憶歲丁未余偕袁曙東遊謝山信宿焉時
寺主僧爲某瑞月泯然衆僧中未見有異也嘉慶丙辰余以
假家居曙東來語及謝山曰今非昔比已煥然更新問誰之
爲曰某僧謝世瑞月主寺事而爲之問其寺若何曰基址仍
舊而規模有加問所費凡幾曰錢之以緡計者幾百幾十有
奇問所由辦曰瑞月清苦自力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而未嘗
求之檀越也曙東因道瑞月之意而求記余以爲今之僧背

世尊之教而務華其居旣無可爲言且旣爲之又求文以張
其事類弔譽沽名者之所爲則尤不宜爲言旣而思之事固
有不可一概者天之生人不必皆能其能者又未必皆過往
往摧抑沉埋以老者何可勝道尤其甚者身家之際因頓無
聊遂不得安四民之常而爲僧旣僧矣其傑出之才磊落之
氣欲自韜晦而不可於是出其能力以崇所奉之佛而大飾
其寺宇是卽斯人之所以自見而不甘白沒也而吾必從而
沒之卽天何不使之昏昏蠢蠢與衆僧者伍而喬翹若是瑞
月之才足以興廢振壞則使其幸而不爲僧豈不足肩大事
而無難歟其遂無聞於世歟又何必以佛法繩之而不予之

記也哉抑僧旣新其庵余遂以山之故事告之是山也圖記
謂因謝康樂得名而真人謝仲初曾於此修煉上昇意山水
清淑固仙靈窟宅而謝公封於茲土屐齒所至不遺幽遠茲
山或爲所嘗經二者宜各爲屋以祀之而昔賢劉其姓者讀
書堂在焉已湮沒不傳庶幾興之以俟夫遊人之戾於斯亦
山間勝跡也瑞月之能知其不難爲之余又將泚筆而終記
之

重建厥塘眞君廟記

國朝教授 辛炳晟 邑進士

甲子春張君雲亭手一冊索余書引其端蓋厥塘眞君廟勸
輸簿也厥塘故有廟創始於乾隆初年其時李國選築滙堂

諸人各贖金購產以供廟費迨後報賽者日益衆顧小屋單
楹歲久將傾思有以重建而拓大之因如其請弁數語以爲
解囊勸踰年過其地見其傑構凌虛爲正殿爲前軒爲牌樓
爲亭爲臺繞以牆垣華以丹雘喜向之勸輸者果能相與有
成也及詢其巔末始知集腋所得千有餘金尙不足以蕝事
雲亭捐金五百有奇而工乃竣余惟能禦大灾捍大患者則
祀之禮也以眞君之有德江右固當隨地報享雲亭不忘其
德而又欲以德之遍及者長護其鄉之人厚誼高情有足多
者抑又思地方公事往往奮於圖始而艱於垂成誠得如雲
亭者量力任之始旣爲衆所信翕然樂輸繼有不足永肩於

心無少疑無少吝吾知事之循生迭起者俱可次第告成也
故樂得而記之

重建康樂公祠記

國朝 袁寬 邑廩生

謝公靈運不因祠重祠亦不藉文傳然德業文章自古難兼
江右十三郡名宦其爲文人學士如韓昌黎范文正蘇文定
數人皆際得爲之時而又有親民之責久於其任因以布其
經綸絲其膏澤入人深而繫人思固其所耳若謝公丁晉末
造值劉宋多故負濟世之才蘊忠憤之畧觀其薦長瑜識惠
連論公閻潘陸具有卓識使遭際聖明倚任綸扉功績必有
過人者乃僅以先朝世胄襲名爵土未幾以廬陵獲罪再起

秘書監復爲臨川內史尋爲永嘉太守其於康樂遺封亦如
逆旅過客瞬息位號已耳乃康樂人於公游歷之處率著本
末誌原委境內山水蒙公姓氏封號者指不勝屈傳至有明
尙以名其橋又復建公祠宇則民之不能忘公與公當日所
以撫綏民者視韓范諸公爲何如耶雍正八年邑侯汪公由
長寧調萬旣董康樂橋之成又覩其祠在橋北岸者堂宇湫
隘且與釋氏雜處謀諸紳士紳士咸推郭君邦藩汪君之圖
高君岱等仔肩其任乃革故而鼎新之繞以垣牆華以丹雘
宏敞巨麗視昔有加適公裔太常公巡撫江右複製匾聯雲
章燦爛不獨生俎豆輝亦且增江山色矣夫昌黎刺袁無擇

爲之立廟范公守饒十朋爲之建祠穎濱治筠逢辰爲之崇祀而祖王諸公政治文章復與韓范埒惟其有之是以契之耳今汪侯拓新謝公祠宇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異日入祠而思重新之功不惟謝公遺澤不朽而我侯亦與之不朽子雖不文樂撫其績而述之

新建龍龍山公祠記

國朝邑教諭

魯

鴻新城
進士

吾盱江李泰伯先生作袁州學記明國家教學之旨謂治則當譚禮樂以陶吾民一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儒者至今翹其言袁人士莫盛於明代其克踐斯語者三人焉於宜春則袁江督繼咸分宜則黃太常子澄萬載則

龍長史鐔龍公在建文時未嘗與太常同與軍國大計然爲晉王長史護衛官軍屬焉靖難師起所在多煽動徵兵於晉公獨抗大義不與文皇踐位下錦衣衛詔獄不屈死乾隆二十四年秋鴻與孝廉辛君廷芝同有事於郡志讀公傳唏噓者久之辛君曰龍公爲吾萬圭臬而祠廟闕焉何以使學者感奮而興起此亦先生之責也考前明知縣畢公懋良欲建祠於文廟右偏不果

國初會奉院道檄建公專祠又不果衆志之不勸與時未可與何宜然而久不然也暇以語明府張公公曰吾念茲久矣顧萬自重建學宮以來歲有興作亟於役費於財若何而集事

因以復孝廉辛君辛君曰往聞學校中巢君汝成聞君成忠與吾宗汲與試文酒徵逐相樂也嘗慷慨建議欲爲龍公建專祠而今已矣九原不可作矣姑就其子弟而謀焉則皆應曰諾不敢忘乃選地於明倫堂之左巢生起隆聞生儀辛生樹芬童生辛廷禮釀白金若干鳩工庀材經始於二十五年正月某日落成於六月某日堂寢房奧規制具備辛君曰宜人稱江督公曰袁袁山則長史公亦宜稱龍龍山且志高山仰止之義也龍山者萬載城內山名亦諸山之鎮也公死節迄今數百年而能令邑之士夫奔走趨事新廟翼翼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矣巢生等勇於爲義而不忍沒其先人之志抑亦可以風邑之爲人子者矣茲舉也雖非大興作然協諸義而協將以明先王教學之旨豈徒以公爲有光於龍山而祠廟以焜耀之也哉祠成公子姓龍躍乾等捐薄田若干以供歲祀附書之以志不朽

龍河書院記

國朝教諭

辛廷芝

邑舉人

龍河書院舊在龍山官署後仁和進士嚴侯在昌葺萬十三載廉明慎政治肅清陞任之年捐廉獨建以惠邑之學者乾隆丙子邑士汪朝祖郭治清汪發楫聞鶴鄉耆龍德彰張之球等以其地近市塵喧囂不靜恐荒肄業呈請倡捐始改建於龍河其地距城半里許三面倚山前臨長河中有山

水佳趣向爲辛張二姓業以邑思報文運因售得之其書院
規制悉仍其舊中講堂堂架層樓前頭門次三門後祕室左
右學舍共十二間周以垣牆庖湏悉具自孟秋及仲冬言竣
夫學問之道靜其要也舍靜而求入聖人之道猶濶川而自
廢舟楫登山而自絕途徑也夫豈可乎莊周云大山深林之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內不自鍵而徒借資於外無益也至
人亦曷擇地以蹈哉雖然初學之與聖學境地不同矣操持
未定一涉於紜紛錯雜之會非感於耳卽牽於目縱欲勉強
鎮定恐善學者終難有功惟置身於幽閒靜肅之地隨所記
讀要自有得則制外養中亦學者學問之一助且斯地也舉

自澄觀無境不佳至絃誦之聲與河水相吞吐鳥鳴花放悠
然有春風沂水之思此在學者之自領耳矣乾隆丁丑孟夏

重建龍河書院記

國朝學政

李宗昉

山陽
榜眼

書院之設卽古家塾黨庠之遺意所以輔國家學校之教也
在江西者鹿洞尙矣其餘隨在皆有大率賢有司創於上而
鄉之先達及俊民嚮學者共襄成之獨今萬載重建之龍河
書院爲最奇龍河者邑之巨川也院創於

國朝乾隆間浙名進士嚴先生在昌宰是邑始建於龍山之巔
嗣朱令徙今所易名崇文後因瀕河遂改今名歲久就圯過
者憂之邑有義婦曰宋聞氏故太學生海嶠室也先是海嶠

之父欲割田助院中未及而歿海嶠復相繼歿婦遂捐貲興役寸材片瓦一舊不仍暮年竣工規模倍昔糜白金五千有奇復捐田爲諸生膏火旣蕪事邑人士重其義請記於余余惟大易說卦坤之象爲吝嗇秦巴婦擅丹穴之富但能用財自衛李氏之母樂羊氏之妻郤金不顧史稱其廉而施則無聞焉婦體夫志以成翁志其孝且賢固士君子所難能者僅曰輕財猶未知婦之深者也院爲講學之地士遊於斯可徒工詞章掇科第誇耀流俗以爲榮乎近求師友遠希聖賢出輔

朝廷處型鄉黨其旨固有在矣巾幗且然偉丈夫之自立宜何

如也婦有五子二已成立必能亢其宗者書此以示多士并以勗之

重建龍河書院記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天下郡縣皆立學學之外皆有書院爲教育英才計者至周也然學之體制嚴自

聖廟奎閣署宅外可爲諸生肄業地者希矣司鐸雖冷官有案牘之勞有機調之赴旣鮮暇日與諸生講論諸生以其官也亦未便數數晉謁故師生恒渙而不親且所教祇庠生廩給弗豐就學者少惟書院專爲課讀設地寬而貲廣生童皆得受學其主講多鄉先達有宿望者無官府迎候之煩身閒任專

生徒亦樂與相親朝夕請業無異家塾其心安故其教易成
余故嘗謂學者親師取友書院視學校爲尤切也吾邑之有
書院自乾隆九年始其初建於龍山二十年遷於龍河其膏
火所取給及捐田增助原委姓氏前志詳矣自遷建迄今近
七十年堂宇齋廚一切漸就傾頽學者幾無可棲息連值邑
中公事頻興貲財告匱衆咸欲修之而未能也先是邑太學
宋寶承先世遺產饒積蓄甘節省將有所用之末年慨然壹
意於義舉而未得其會至其子海嶠善體先志凡縣中以公
事勸輸者至必立應已而疾卒嘗以捐建書院屬其婦聞氏
至是其孤壽昌始以母命請於官願捐數千金爲修建費於

是諏吉庀材增拓前規房舍軒楹有加於舊經始於是年十
一月落成於次年八月邑之人升堂入室周觀庭廡美與美
輪囷不嘉歎乃走書京師屬益以記益聞之禮曰賢者積而

能散非儉何由積非仁何能散仁莫大於興賢育材今海嶠
席先業繼先志甘出其財爲一邑教養人材計可不謂仁賢
矣乎而其婦聞氏能教其子以成其夫與舅之美慷慨好義
得之閨壺此爲尤難史稱巴陵寡婦清以財自衛秦皇嘉其
貞爲築懷清臺彼非必有惠濟桑梓之功也以今視昔賢實
過之矣抑益更有願焉魯厚畚師之記膏火田也謂士必修
禮陳義厚於自養乃無負夫養士之典若以膏火有田徒爲

贍恤貧士之具應憎且羞矣今斯院之成也余亦望居是院者居仁由義務爲明體達用之學以遠到自期若徒視爲廣廈之庇寒錢粟之足贍其生焉豈惟失儒者以道自重之意亦恐辜捐建者之功而爲巾幗羞也學者其勉旃道光甲申春仲

新建龍岡書院記

國朝邑令

湯慶會

仁和舉人

踞邑境上游有鄉曰萬載邑之名由此昉地介瀏陽宜春其山之高水之駛爲邑境山水之權輿焉元時教授張千崖僦獲富里構書院虞道園爲之記稱其殿祠園亭弦誦衣冠比於京洛蓋一時之盛也厥後人材輩出逮

國朝龍在遠弱冠登賢書比來學博湯馥堂明府湯瑞躔皆以科名顯則其鄉之績學能文出爲世用者固有素已今余承乏來斯邑值龍岡書院落成間因公過其地見夫外屹崇墉內闢儀門門以內豎雨亭中構廳事三重前講堂後文昌祠及魁星樓左崇義堂右書室爲肄業地其規模洵閎壯矣哉時進父老詢之僉告余曰書院之設以鄉多舉業士地遠龍河負笈頗艱學博湯公迺謀於鄉諸君子各贖其族之金而成斯舉也置田供膏火更以餘貲給童試卷費及鄉會程儀其爲蒸育人材計者至深遠也余聞起躍喜其鄉之樂善好施何多君子也旣而諸君子來謁語次書院以序請余惟古

昔造士之法莫先於鄉校德行道藝以鄉老鄉先生董之及
大比賓興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由是
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罔非由鄉學基之也今多士肄習其中
共期乎經明行修其砥礪廉隅自足善風俗間出文章緒餘
亦無不足爲世用豈非與龍河之士有以相望而相成哉則
昔以鄉之名名一邑者今且以鄉之學並耀一邑之學回憶
獲富書院烏足擬其盛也哉是役也興工於六年春月閱七
年冬告竣湯公薦馨周公治睿龍公文陳公常並倡督有力
焉例得書其餘捐助及田畝並列碑陰以誌後之來者是爲
記

新建高魁書院記

國朝學政

李宗昉

山陽

道光癸未余按試袁州萬載紳士有以龍河書院記請者余
允其請記之踰年科試復至郡邑人士潘維新劉鳳喈等又
以記高魁書院請核其圖冊院別建於邑北高村里背龍山
山有巨石若世俗所傳魁星狀適與院對因以命名蓋多士
創建以便遠近鄉之來學者也經始於甲申四月竣工於十
月講堂學舍靡不周備近堂有亭曰深趣距門數十武有橋
曰上達橋上有亭曰餘韻可以藏脩可以遊息規模蓋宏遠
矣復慮膏火無資捐置田租五百餘石通計糜白金一萬數
千有奇皆樂捐無吝色不可謂非勇於義者按魁本星名史

記天官書所稱魁枕參首是也世貌其形實憑意造論其字
義有爲帥爲首之訓故鄉會試之列前茅者曰魁士人讀書
談道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貴務其遠者大者若沾沾焉高魁
是求則不特失聖賢垂教之旨且與

國家樂育人材之意不大相刺謬乎哉邑人士其知此意否也
通志所載各郡邑書院在萬載者曰張巖曰塢溪曰三峯迄
今無復存矣多士有志復古於龍河新院外別創是舉凡肄
業於斯者由橋而入當思上達之有基登亭而憩當思深趣
餘韻之有在升堂而望當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不可須
臾忘異日學成名立出爲良臣處爲良士學使者與有榮施

焉余拭目俟之矣捐廉倡者知縣事衛鵬鳴余門下士也多
士捐數不等具列碑陰道光五年九月重陽日

東洲書院賓興堂記

國朝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興學校以養賢設科目以取士郡縣
皆立書院多士奮興爭以文章經術黼黻

隆平猗歟休哉丙戌夏余蒞茲土甫下車觀風試士遠近生童
就試者數百人佳卷林立竊喜此地文風遠跨他邑卽以所
取士送龍河書院肄業及程月課多不至者詢知爲遠處鄉
村艱於跋涉余思居肆成事百工且然事賢友仁聖有明訓
吾儒學問不得師友陶成能卓然自立者鮮矣嗣或因公下

鄉接見紳耆輒告以創建義學延請名師俾鄉中之秀得以就近觀摩庶士無棄材焉是秋紳士張君瀚葉生懋本鍾生斯敬曾生維新暨諸首事持簡揭請勸捐序文爲設立書院賓興之舉余喜不自勝亟爲之引書於簡端并捐廉爲倡時有耆民鍾天亶遽捐銀一千五百兩各鄉踴躍爭輸未數月醵金以萬計乃酌四鄉之中於大橋河東洲上置造廣廈周圍垣墻寬百餘丈山水清明規模闕敞匾曰東洲書院中奉文昌帝君次講堂及生徒會文地左右各置廳事書舍計六十間爨房各一經始於是年冬期月告竣復於院左建閣奉魁星院右置賓興堂爲餽送科舉度支會計地如肄業衆多

其風會獨古哉益善氣之蒸不泯乎古今宋置漏澤園率由此歟我邑葬域昔良有司區四郊封之邇來因心堂施樁材俾得饒近郊瘞埋意良厚已牟村爲商賈闐闐地客死無坏土多浮屠其貧不克葬者又乏營歛具或不免暴露慘偶觸於目卽感於心斯亦仁人君子所蒿焉傷之者乎今李公世華柳公承培邀辛公樹瀛宋公身修與夫柳平垣韓祥瞻郭甘泉鮑敘堂等醵金若干購近市荒邱爲掩骼計徐而權夫羸息將次第施榭以爲常商及余余亦挈館金以助非敢市澤也人非甚不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有不油然而動瞿然起者余亦猶是心而已茲構數椽爲會計地額曰見性誠以

禾無地不生性無人不具惟不自拂乎生機夫然後各全其
美善者得以共全其美善尙何慮區區之難成乎哉又奚第
區區之能成乎哉爰臚畧記之